治臺必告錄

治臺必告錄卷二目錄

治臺必告錄卷二

皖懷丁曰健述安

蛤仔難紀畧

謝金鑾

論證

古之善籌邊者。卻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爲。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籌臺灣者不可以彼說而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籌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爲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

焉偶爲侵害則愼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也徒爲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爲而爲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爲窺伺海寇處爲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田廬闢畎澮治樹畜饒漳泉之人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也其民既爲我國之民其地即爲我國之地故鄭氏既平施靖海上言以爲不當棄

朝廷韙其說遂立郡縣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能違也

夫臺灣之在當日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爲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難則

較爲密邇矣。水陸毗連。非有遼絶之勢。而吾民居者衆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乃咨嗟太息。思爲盛世之民而不可得。其情也哉。況楊太守入山。遮道攀轅。如赤子之覩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見也。爲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母子弟。永爲逋逃藪私販偷運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田廬畜産。以爲天家租税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鬬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驁不靖之人。出而馭其衆。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爲我驟

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騫窺伺。朱濆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齎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南趨淡水。艋舺爲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爲甚捷。伐木梔塞以自固則甚險。倘爲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即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來。木拔道通。而獨爲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爲逋逃之藪。誅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慮之。用其不忍之心。智者謀之。以爲先幾之哲。其要歸於棄地棄民之非計也。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爲番土。還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爲

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衆必當盡收之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非民之好生事也。戶口日繁。有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勢不能也。亦非寇之好生事也。我有棄地。寇固將取之。我有棄民。寇又將取之也。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爲可棄。昔之所以留臺灣者。固謂郡縣既立。使吾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謂安於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曰。蛤仔難之民。久違王化。其心叵測。驟欲馭之。懼生禍端。信

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儲拔事以愛民。蚙仔難之民。即堯舜之民也。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聯爲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苟其圖利於身。弗達時務。抑或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其間。則其啓禍也必矣。故此事非才德出衆者不可與謀也。

一方之闢。必有能者籌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蔚爲功業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則皆此邦之文獻

也自施靖海以後善籌臺事者莫如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謂籌臺之宗匠矣當康熙時彰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線扼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餘里之地自半線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即臺邑之羅漢門鳳山之瑯嶠皆擯弗治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爲畫地自守之計雖云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達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難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乃以爲必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百千萬矣明初漳

潮間有深灣（即今南澳）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遷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處島嶼險遠勞師而匱餉也及嘉靖間倭寇入澳澳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踞之兩省罷敝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歸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為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歷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立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歸然重鎮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慿閩廣之師澎湖不爲蛇豕之窟倭不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線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

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爲玉也已。而雞籠爲全臺北門之
鎖鑰。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
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爲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
海之險弛而無備。將必俟羊亡而始補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
可覩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倣。今之蛤仔難。即昔
日之彰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尚屬寧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
睨於其間。其勢爲尤亟耳。又藍鹿洲呈巡使黃玉圃詩云。郡東
萬山裏。形勢羅漢門。其內閑平曠。可容數十村。雄踞通南北。奸
宄往來頻。近以逃逋藪。議棄爲荆榛。此地田土饒。山木利斧斤。

移民還產宅。兵之亦斷斷。何如設屯戍守備爲遊巡。左拊岡山背。右塞大武壠。既清逸賊窟亦靖野番氛。府治得屏障相須若齒唇。又曰諸羅千里縣。內地一省同。萬山倚天險。諸港大海通。廣野渾無際。民番各嗎嗎。上呼下即應。往返彌月。終不爲分縣理。其患將無窮。南劃虎尾溪。北踞大雞籠。設令居半線。更添遊守戎。健卒足一千。分汛扼要衝。臺北不空虛。全郡勢自雄。晏海此上策。猶豫誤乃公。又曰鳳山東南境。有地曰瑯嶠。厥澳通舟楫。山後接崇爻。寬曠兼衍沃。氣勢亦雄驍。玆土百年後。作邑不須樵。近以險阻棄。絕人長蓬蒿。利在畧可絕。番黎若相招。不爲

民所宅。將為賊所巢。遐荒莫過問。嘯聚藏鴟梟。何如分汛弁。戍備一方遙。此三詩者其所陳利弊。又皆與今日相類則皆前事之師也。且夫制治之方視乎民而已。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衆。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尚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衆。焦頭爛額之事。使後人當之。豈所以為民為國哉。

附　泉漳治法論

察由

良醫之視病也。察其由。不去其致病之由。不可以言治也。泉漳

之民。性極拙而易怒。拙則闇於利害。而無遠圖。易怒則不可磯也。不可磯則少屈抑。而發之暴矣。夫民有屈抑則訟之官者勢也。乃訟之官。而官不能治。曰犯不到案者。悍而不可捕也。捕矣到案矣。又或賄之而不持其平也。民以爲信矣。官不能捕。吾將自捕之。於是乎有擄禁之事。有私刑拷掠斃命滅屍之事。以爲犯罪而官不能治。則雖斃命滅屍無懼也。俄而信矣。斃命滅屍者。可不到案矣。到案而賄以免矣。於是乎羣相效尤。寖成風俗。以爲吾所屈抑者得紓吾情。雖破產以賄於官無怨。至其事關乎鄉邑者。則率衆合族。私相侵伐。由是而有械鬭之事。鬭而死

傷適均居間者可和以解也。吾殺彼二人。而彼殺吾三人焉。則必約衆再鬭。曰吾持其平而已。蓋捕犯刑拷以伸屈抑。殺人抵命而持其平者。人心天道之當然也。第官不能則移其權於民而已。嗚呼。此搒禁滅屍械鬭之由也。去其由者爲良吏。有治人焉而後可言治法。

治人治法千古不易之論今鬭習日盛若不懲艾其田圍荒蕪者不可勝計則

國家之正供他日何所取辦也民敢於殺貧而爲盜則行劫殺若不幸繼以水旱凶荒則械鬭之技即爲亂之技爲地

方之憂者方大所望仁人君子消患於未形是不徒治鬬而已矣

知難

罪人不得則上無刑非刑之難而政術之難也夫殺人者抵命依古爲然童昏而知之也若夫殺人而無抵命則是國法不行天下之大亂不旋踵矣今泉漳之殺人皆無抵命者也械鬬而殺者自相抵非國法之抵之也擄禁而斃者上賄其官中賄其吏胥下賄其屍親檢其屍曰傷非致命也撲跌以死也服毒也屍親具供詞而獄以定無上控之患由是而縣官以命案爲利

路矣。官不受賄。則緝究莫獲。先受其累。而民自賂屍親以免官無緝捕之能。亦樂屍親之不復催也已。不得錢而民寃仍不伸。胥隸皆觖望。故廉吏爲難。其或屍親不受賄。則上控於監司。監司批飭牌札屢行。紙墨告疲而事已畢矣。其甚者則移營召兵。大其號曰會拏。文武畢集。直指長驅。風聲所至。鳥獸各散。無辜之人。扶老攜幼。哭聲載塗。軍役既從。鄉村一空。縱火其廬。奪其餘貲。飽其鷄黍。而事永畢矣。蓋至會拏而罪人弗得。雖督撫亦知泉漳之難也。而不知非泉漳之難也。

官不受賕胥隸觖望此病無一處不然其爲官而得民譽

者多受胥隸之誘民去官遠胥隸去官近則必多方以惑其官陷之爲受賕之官然後已此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惟愼簡其人教之以善官之親隨左右及吏胥輩有好善而不貪者數人可任以共事實移風易俗之要圖也若不得其人則不若姑受其缺望之誘之爲愈已

任役

昔之緝捕者以健役。今之緝捕者以民壯。健役數人而已。民壯則有數十人之多。夫人至數十。則必以治兵之法處之。故官臬潭者。不可以不知兵也。夫兵未有不教而可用者。且必自教之

而後可用也。教者非必教其技勇而已。教之使知吾之性情律令也。吾之性情如鐵。律令如山。使彼知而信之。如臂之使指。二十人如一人。可以爲縣也。四十人如一人。可以爲郡也。得民壯四五十人。可以橫行於泉漳兩府之間。緝兇無弗得者矣。其法縣不可過三十。郡不可過五十。過三十五十。則不能以理。而亦無所用之。夫泉漳之民至頑也。而亦至馴。至悍也。而復至拙。激則易發。犯罪則懵然。知懼得一廉公之吏審機而乘之。無敢抗者。馬巷泉之巖邑也。憑別駕養民壯數十人。而其地以甯。其明驗矣。夫兵不經教。與非其所自教。雖數人之少。名將不能御也。

今之紛紛會聚者民壯數十會營數百譁然而往囂然而歸徒爲良民之害未見其益也夫兵不畏將者必畏敵利其財者不關此定法也將無律令孰知其可畏有贓物之利而無死傷之患彼誠樂之則且利其鄉民之逃而據其室廬搜其蓋藏攫其飲食占其厨竈房牀飽食以卧有來者驗之使走已矣無足怪者且夫兵非可輕試者也今之官兵養其虛鋒而不堪實用者也若輒試其鋒而克人無一獲既取怨於平民而復使亂民輩習知其不足畏則肆行無忌流寇之患將在目前是則可憂已惟能任民壯者有用兵之實而無其名兵威仍伏而不減民壯

任役而已。故善籌泉漳者。必兼用會營之法。

緝兇不用會營即捕賊而營伍畢出亦嚇賊使走者也兵機不欲使敵知豈今之諠譁而往者可以得賊乎養民壯則必治兵治兵之法有妄取民間物者罪無赦然後民不虞於官可以得民情得民情則未有不得賊情者矣或慮民壯不無惡少所充養之反貽民害然兵忠武所收賊兵即為精兵顧在上者之駕馭如何耳

用恥

傳者曰。知恥近乎勇。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且夫恥生忿。忿生

暴者。泉漳之民也。一轉移其心。可用以爲善。惟上有以去其敝。而激之以興耳。夫彼之好勇鬬狠。犯不避而不避者。恥受屈於人。思有以勝之耳。勢屈於人。利奪於人。則內顧者無地自容。其憤不愛生者。且相助以起也。非恥心之所激。與惜乎其所恥者。壓勢與利也。夫勢屈而利被奪者。怯弱於一時而已。而理尚有得伸。若夫殺人犯法。則理屈於人。比其倫於亂民。列其名爲兇犯。齒身囚隸。等類捕亡。何獨無恥也。且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何異。彼以爲吾能殺之。其勢有以勝之。而不計其自殺者。固未嘗勝人也。其或爭利而動者。所

爭未得而所費已十倍。朝而鬬殺。暮而鳩貲。以賂官府。兵役怒而攫之。胥吏坐而飽之。招搖撞騙之徒詐之以去。其得達諸官府而買罪者。猶幸也。素日視一錢如命。一旦受欺受詐。棄如泥沙。而不知愧。嗚呼。何其不悱以怒也。惜無有斥其亂民。呼其克犯。榜其因緣。暴其遁亡。標其殺父殺兄。號其受欺受詐。使之瞿然難安。靦然不獲。移其無地自容之心。而以恥以怒於此也。夫仁人君子之用心。才德出眾之循吏。當此豈遂無術禁之。不可威之。威之不行。諭之。諭之不止。激之。其俗可變也。是自明其理以先之。善其術。多方以啓之。積誠以感之。痛詞以發之。因其所

明而通之犯其所惡以觸之策家長以開其端訓生員以行其化於是乎鄉約以聚其人讀法以柔其氣區其治之東西南北即假徵收之便每至其鄉必集其老幼而加勸懲焉語毋迂而意專於激也其勸也其鄉之善也祠堂則榮其匾額徵收則薄其陋規鄉耆則予以賞賚衿監則隆以禮文其懲者其鄉之頑以悍也褫其祠堂匾以辱之書其囚隸之姓名榜諸壁圖其逋亡之狀貌糊諸牆散而施諸近鄉之墟市强族之生員則難其科舉吾恐其鄉之人必恥以怒也雖然不盡此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也以其存心也心之苟

丁男而無一秀才者矣又同姓而分强弱房秀才若係騎房亦不敢預强房之事其所謂家長者良善則不足以制惡子弟奸黠則樂以生事而得財治鬮者似當先給其家長良善者尊其權奸黠者懲其習有啓釁者使之鳴於官惡少不受制者亦許家長自首不告官不自首而輕為鬮者重其責庶幾家長可用也又有社無家長各自為鬮如廿七都蔡坂一社沈蔡二姓聯鄉相鬮殺人發塚至今八九年不息問其何樂於鬮則苦而非樂也問其何不息事則無家長也問其何不推一家長以主其事則衙役需賄

人命需賄控案未結家產已盡於鬬無財可辦其事亦無人敢預其事也鬬似於此治鬬者又當通其變矣　昔日之鬬會社猶少今各處無不會社凡此社社有鬬同會者必出械助之因而牽連愈多或有惡少好鬬鬬同姓有鬬或出械助之甚有起事之人欲息事而助鬬者不肯息此宜預為嚴禁凡出械助鬬者死不得索債索賄此風庶或可變又有延慣作盜賊者以助鬬名爲請焉尤當痛懲　泉民之鬬以鄉鬬漳民之鬬則以姓鬬以鄉鬬者如兩鄉相鬬地畫東西近於東者助東近於西者助西其牽引嘗至

數十鄉以姓鬬者如兩姓相鬬連鄉之同姓者必受累受累則亦各自為鬬其牽引亦能至數十鄉若漳浦之紅白旗會則近似泉民究之以鄉鬬者必大族爲之首以姓鬬者必大姓爲之首則治大族大姓宜加意焉

擄禁

有擄禁而行勒贖者。有擄禁而快仇讐者。有擄禁而施刲㓤之術者。勒贖者要其財。仇讐者修其怨。刲㓤者求其所爭者。勒贖者强盜所爲。偵其人之子弟於途。要而執之。其甚者深夜彩衆明火持械斬門入其家。擄其人以去。後一二日有來者報其家

曰擄汝子者吾識其處矣得金若干可贖必某人者親齎以往則可也非某人金雖具不贖某人者邑之忠厚長者富其身家者也素不與惡類交怖不願往其家不獲已號呼哭泣頓首於其庭邀以行攜齎金如數果贖以歸稍遲一二日則敲者復至已截其子之一指以示急矣再遲一二日則又截其一指矣金不具必急變產某人不來必急求之而某人者烏能坐視其死而不捄也迨其既歸豈不欲控之官哉控之官則必擾其人官不能捕盜而究某人必至也盜未獲而忠厚長者之家已破矣如是者漳州爲多賊皆千計善良冤抑盜賊橫行爲真勒贖者

官皆不之知則以民之不控也若夫以擄禁勒贖控者多出於
仇讐之家二姓忿爭素有嫌隙則互相擄掠無賴者因以為利
或擄其財或擄其人矣擄其人以困辱之亦勒其財以贖焉贓
則無多志在辱之以快仇讐而已若是者泉州為多安溪尤甚
惟入於無賴者之手則與刦盜無異安溪赤嶺以擄搶勒贖而
致富者數家林員林茂輩是也此輩控案以百數十計而縣官
不能治赤嶺道梗不通者五六年於茲矣近村赴縣邑者皆倍
道出他途以往則以員茂輩之不獲也此初起於仇讐而終成
於勒贖者也至其墳田樹木之爭訟於官而不到案逋租負債

之人恃其强而不肯還則擄其人而私加拷掠焉是為行封制之法者雖紳士富民之家亦恆為之其法率多斃命然亦互相擄以為報也久之則成為仇讐之事矣擄禁之患此為最初治之者宜首嚴焉當切諭之曰墳田樹木之强爭道租欠債之不還罪名之小者也擄禁私刑罪名之大者也斃命則尤大者也汝欲治其人之小罪而自處於大罪則所屈者終不得伸官將舍彼之罪而治汝至不利也汝之為此者以控官而不到案事不伸理耳汝既能擄而執之不如即送之官付諸差役官當為汝治之則汝無擄禁之罪名而事獲理利莫大焉民無不願從

者也。然必速爲斷之。而持其平。若徒付諸班館。以爲胥役之飽
久而不治。則民仍不如執而私刑之爲愈。治法刦制者最易亦
當最先。仇讐者爲稍難。勒贖者害最大。而治之最難。且以民之
多不控也。嗚呼安得仁人君子。專其心於爲民。而治及不控之
案哉。明其政刑。則三者皆不治而自熄。

邇日械鬬蔓延。起於擄禁者極多。則無賴輩藉端之爲害
也。假如陳姓與王姓鬬。則陳之惡子弟遇王姓者無不擄
也。無論隔鄉隔縣之王。第曰汝姓與吾姓有仇。吾不汝貸
也。而王之惡子弟其擄陳姓者亦然。彼亦明知所擄刦者

非其罪意在利其財耳又有他姓之惡子弟藉端於助陳助王而遇人即擄者又有兩姓之人欲鬬未鬬而旁人即截途擄刦以迫之使鬬者惡黨日滋良民困抑治鬬者誠明示禁戒取藉端生事之人治其罪無患於鬬之蔓延矣

勒贖不控鬬死人命近亦多不控非不控也貧且破產無復可為控之資也官府不急治其鬬俄而死者日多控亦無益也其有力能控者復不控真兇而控其富而懦者以圖利遂使殺人者可以免罪而善良蒙冤則殺人者愈敢於殺人而控亦無解於鬬矣嗚呼富民之財飽於差役

之寮而貧民鬬死者或停棺不葬以庶幾官長之或來看驗而官長不得其情且兇爲刁悍之極而足不願履其地也吁可憐已　大族棍惡截途搶刦小姓小姓貧人不得不出外謀食攫摸其怒亦無敢控者

抗官拒捕奪犯殺差

抗官拒捕奪犯殺差者泉漳之民有其具也而絕無其心絕無其心則絕無其事也而間或有之者何哉是有故焉官之不能持平也民習之矣無敢怒者官之受賕也民尤習之矣非特無敢怒者且朝犯罪名暮已鳩金以俟也官之下鄉也曰民壯曰

胥吏曰差役曰皂隸曰跟隨曰轎夫統計其數多則百餘人少亦不下七八十人飲食起居取給於民旣行則悉奪其供具財物民非敢惜也然惟官不受賕而志在緝究則縲繫其人胥隸肆其刦奪焉無怨官旣受其賕則必脫其罪雖餘贓未完不得復繫其人與肆其刦奪者有然者其變立作擾此禍者有兩人焉貪而無厭暴而不可已者其一也鄙而拙瞎而腐者又其一也貪暴者禍由於一己鄙賤者禍成於下人舍此二者雖污吏無患於泉漳之民也蓋天下雖不法之事亦必有情理焉强盜棄情理且無以成其爲强盜而況官乎出乎情理之外與人以

痛心則將無所不至矣烏喙殺人者也乃明知其爲喙也而食之以死曰是喙之罪也豈理也哉

翻犯罪名華能鴆金以俟此乾隆嘉慶間之民也今小懲輒鬭無賴者樂以此爲利而善良者屢破產傾家富民移居城市亦不免充身指使之椊土瘠民貧因有鴆金不能集而鬬因以不能息者矣父母斯民者奈何惑左右之言而聽赤子之自相殘傷也

親民

縣令親民之官也知所以親之可以爲令矣故其視民也常如

家人婦子然。一日不相見。則虞其寒暄饑飽之失時也。出入起居之不謹也。醜夷則慮其有爭。職業則憂其或曠也。而亦使民之視吾縣令。常如父母家長然。一日出遊。則必審其行蹤之所之也。虞其步履之失提攜也。興一役。慮其爲長者憂。者遇一難。懼其爲長者慼也。歲時伏臘。得飲食美味而不及父母家長。而咨嗟也。嗚呼。是可以爲縣令也已。今之爲令者。徵收緝捕必親下鄉。非書之常者。然欲覩之。固不待徵收緝捕。必時履其地也。宣

聖諭。講鄉約。匪其治之東西南北。以時歷焉。輕騎減從。一食一

單茶爐酒榼所至召父老與語道疾苦爲耕者課農桑爲讀者正句讀近村之衿耆皆附以至無官府期會之勞而有家人婦子之樂則其鄉風之淳澆生理之豐嗇子弟之賢不肖皆在吾意中而其肫然之仁藹然之意樂其所樂憂其所憂者民悅之日忘其爲官也家庭幃闥之私有來告者乎況其鼠牙雀角不待詞訟而消者日不知凡幾輩矣有令如是吾慮其械鬬者無暇於械鬬擄禁者無因而擄禁仇讐者日忘其仇讐無大獄也一有緝捕彼與吾素相狎者老老幼幼不吾避也因而求之尚何有民壯之足需者乎昔程伯子爲晉城令三年而民無鬬死

秩滿代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伯子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衆詫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嗟夫。是可爲親民者法矣。今之爲令者。其視民也如魚肉。而民之視令也如虎狼。凡有下鄉。皆爲得錢而來。不得錢不知有百姓也。人之親魚肉也。爲欲食之也。而其畏虎狼也。畏其食之也。嗚呼。安有虎狼而可與人親。安有人而肯與虎狼親者哉。其避之惟恐不速也。固也。上下睽乖。縣如無官之縣。民如無官之民。自相爭。自相擄。自相刑。自相殺。一至其鄉。則壯役數十以臨之。一家犯罪。合鄉走匿。是尚可以爲治乎。古大學之文

曰在親民其意可師也

至難治者泉漳之民而至易治者亦泉漳之民何也畏官長者諭之二篇言任役宜養民壯若得廉公之吏與民相親亦無用於民壯矣今民之鬬爭紛亂莫可調停者惟官長可以調停之其好鬬者亦壓於官長而不敢復作其調停後復鬬者必門子吏役受賄官强制於民而不得其平故也然其調停後復鬬者仍非官無以調停之則亦曰廉且公而已矣去歲過北溪親見林蔡兩姓鬬死已四十餘命而事未息問其故則無不悔鬬之禍而莫能收鬬之局

田連阡陌坐佔莽萊貧不能支者散之四方其人命或控或不控欲兩下私和則恐官據所控者以責其罪也其鬬死者欲索賄賄不滿其願則恐我與彼和而助鬬者復據掠勒贖則和終不成也是非官不能調停之也亦曰廉且公而已矣廉則公公則明覩隨左右者不能欺矣官不負民民歌功感德之不暇亦烏恐負官哉竊計泉漳之民無一縣不鬬無一歲不鬬一縣之中每歲鬬死者即不過百亦以數十計惟不控則官不知耳昔于公治獄平反信其後之必昌誠能使一縣不鬬不擄掠則每歲免於死者百

十人一任之縣令可救數百人一任之府道可救數千人萬代公侯何不可操券而取也閩泉漳之民有鬬者泉民嘗詐稱官長夜入其家以擄人詐稱官長而可夜入人家亦足見民之畏官長而非不可治者矣

重士

械鬬之當治秀才也予既得而詳之矣外此則當知重士之法蓋是非不明則國無政士失其所趨則教化無由以興政教不施雖長治久安之世將日以壞而況於治泉漳者乎今泉漳之俗凡有控案必列生員曰某某搶奪殺人而生員唱令也某某

擄禁勒贖而生員主謀也且族鄰相傾則必盡錄其鄉其族之衿監雖深居閉門不諳世事者皆所不免甚有其人已死於一二年之前而控者不知猶列其名姓者蓋僅告兇人則明知兇之不緝控生員則傳之而至可以困辱之傳之而不至可以革其衣頂由是兇頑者有罪而逍遥懦弱者無辜而受纍泉漳之士始以讀書為患矣此風之成實由於縣官何也搶奪殺人擄禁勒贖諸如此類者亂民之行其不干生員官亦知之矣而其搆訟既成禍在鄉族則會衆歛錢饋官吏以全無罪之身家者實賴之於生員也夫民之告狀也明知兇之不緝則必伸其冤

志在傾其背耳。官欲受賕。民亦欲受賕以息也。官之待告狀也非必理其獄。志在收其財耳。明知民之可賄以休。而己亦得賄以休也。賄之所集。必賴秀才。此俗之所以必控秀才。而縣官久固之以為利。憚秀才以主謀之名。陰受其餽錢之益。而卒未嘗治其主謀者。縣官之長技也。其鳩背不重來之不順。抑損其價。拖欠其餘。則以為把持爭執。於中取利。是秀才之劣也。將實以主謀之罪。與為讐矣。而秀才遂真有把持爭執者。真有於中取利者。嗟夫。以是日驅秀才於不善。秀才何趣焉。今

國家急泉漳之治法。列憲以釐諸懷方將施教。以破其愚頑。而

轉移其風俗。教之所施。舍生員何由始哉。故治泉漳之獄。惟桎告生員者。移學取而究之。其他凡有指其主謀。稱其唱令者。直斥其誣。躁置不問。牽連者立責之。所以重秀才者。是非明。而教可因以起也。或者曰。天下豈盡職吏哉。生監身為家長。責固難辭。使牽累其間。而後有所驚懼。可藉以緝兇。可賴以喻衆。使秀才脫然局外也。子烏得以施其教哉。嗟夫。官之緝兇喻衆。固自有術。豈賴秀才哉。彼秀才烏能緝兇。亂民將讐之矣。上無有始其教者。秀才烏能喻衆。且官欲警懼秀才。豈有辦哉。宜

聖諭。講鄉約。傳與一不到。革之有餘矣。到而日與相接。可藉以

宜放條察善惡於其奉行之勤怠辨其優劣以勸懲之則一罰一懲。皆所以重之也。不此之務。而欲以不明之是非。刬制秀才。謂可行敎哉。

士習之陋莫甚於今日一做秀才即有開賭局交衙蠹以自肥於內而樹威於外者若其守己安分不能使人畏人亦不重之故欲秀才之不謀非分者難也嗚呼士為四民之首而其行或反汚於鄉愚所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且初進之秀才學官或待之如奴隸至有因之學官以勒取厚贄者秀才而有志於善則已秀才而無志於善他日出

身加民必相效爲搏噬之行其居於鄉者亦必强而忮弱而求偎鄙狼籍上之人視而惡之曰士不足重也而不知士之漸染然也變民風自士始變士風自倡率於士者始父母師保其任維均正德厚生厥功並溥願與斯民禱祝而求之龍溪林廣邁附識

治下南獄事論

凡泉民械鬬先期必有鄉之桀惡能把持其衆者按戶派銀派丁。銀以資食用丁以助攻鬬。其家無壯丁及有壯丁而不任鬬者必加派之銀及鬬則刀鏢棒銃之具悉陳兩地殺傷若相當。

斃則各斂其屍或生擒其人以去割斮焚燒瘞之坑棄之水屍滅不可獲甚者男婦過其境則汚之戕之或縶之使贖然往往不以聞之官以官不足治其獄也其訟於官者率鄉之奸宄與訟師比比舍兇手而羅織富者無得脫令乃集民壯鄉勇徒役共數百人或百餘人若出師狀馳詣其鄉捕捉尚恐不勝則以兵從而民先盡室遠遁空其廬令與兵役至索人不得則焚其廬舍殃其雞犬魚蝌而未已於是健役與鄉之奸宄數人為之居間關說使必納賄以解其富而無辜者懼禍不得已諾之然亦斂錢於合族乃集既成言官吏健役等往斂而納諸上健役

又必與居間者俱同唱蹂踐民毒痛焉健役以次收囊橐自營將縣牢以逮閒人傔從胥役廝養輿皂之徒咸中飽然後獄事頗釋其所讐之家則鄉人自以賂豬之其殺人之犯則賂無賴者代死謂之頂兇而正兇率不出然其事往往即健役等為之謀主苟有所乾沒頂兇之錢或不時給給或不足則代死者招解抵省翻供不肯承又或訟師及族之桀民豁壑不盈則踰數年或十餘年又唆使奔控於京師焉天子遣大臣獄乃息

論曰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擊固其常然則閩之械鬬自漢以來然矣豈非鄞與餘善等階之厲哉細虞構釁攻殺無已禍

連子孫。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於公羊春秋之百世復讐。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往吾弱冠時抵泉。嘗目擊之。後有用趙廣漢之術者。收其桀黠。誘其貨財。民倒懸久。姑聽命焉。竟得休息者二十年。今又蠢動不可遏禦。月或鬬者數起矣。然其鄉未嘗無善士良民。知畏法循理。所以滋難賁禍。以衰弱其衆者。不過桀惡數人為之渠帥耳。又有一二奸宄餌其間。與悍役比。如虎而翼。鉤結以漁利。簸弄以餌官。曰泉之民頑而吝。獨械鬬可威刦而貨弋也。官踏之舊尹及同寮。則皆曰彼土風氣固然。且大邑廉俸僅千金。歲費當數萬緡。郡伯之陋規幕

胥之脩脯驛傳之供億賊囚之解送。其用至浩繁。詰安所出。非資賄於民不可。資賄於民。則莫械鬬若也。故莊敖土者。上下內外。讙然惟賄之是圖。官所置民壯鄉勇。大抵皆市井諸惡少。與悍役日出詷伺民間。一聞其鄉械鬬。則鼓掌相慶。否則爽首蹙頞。若不可終日。嗚呼宗族鄉黨。古者所以教之保息聯比睦婣任䘏。以厚風俗者也。而讐殺相尋。至於此極。宜其民獨無人心嗜利災而樂禍者哉。毋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熾矣。而令長又從而魚肉之。縱其爪牙。四出攫噬。民殺人而官救火。是官自為寇。而民與為讐也。凍餒其父母。離散其妻子。晃郛係累其

宗族親戚水益深火益熱不糜爛其民不止嗚呼爲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則告於大吏及人必曰百姓誠刁悍雖孔孟復生莫能敎化也嗚呼民果頑嚚不可敎化也吾聞往數十年有史必大者令晉江一芥不取每食不過蔬菜以峻法束吏以誠求察民行之二年庭無訟牘衆人至今思之是豈易民而理者耶今即不能遽興敎化顧有簡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獄毋納賄捕人毋用兵役而已凡四鄉械鬭必有期會非需數日不辦令長能於未發之先稍察萌芽登即單車詣鄉諭散理其曲直而禁約焉善之善者也其鬭已成者今亦單車詣鄉隨從

一二人外。一切胥役民壯鄉勇屏不用。呼其父老。與其紳衿。明告之曰。殺人者死。國法也。令不得私且枉。鄉有惡子不除。國之賊亦若之殃也。吾來為若治大獄。錙毫無所取。誓不令一役攖若民。若執倡鬭及殺人者以獻。餘皆妥堵如故。無所問。其非正兇而賂以代者遣之。若不聽吾言。設易一牀且賂者。至將大不利於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且若犯國法。而亡命不出。是罪再不赦也。

聖天子在上。賢大吏在下。豈其為一人。而法不伸於天下。若何愚也。民怵於禍。困於財。若墜塗炭久矣。一旦見良有司之來若

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則比屋安居。焉用逃竄。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獄不可解。雖然此其道又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長始下車。毋受吏賂。毋誅民財。束僕從胥役嚴。治民事勤。決詞訟敏。居是邦也。遠邪佞。親正直。暇則循行郊野。與其父兄子弟。詢疾苦。勸仁讓。相親猶一家。相視猶一體。民之信之也豫。於是又擇其鄉之齒長而端慤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鄉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長聽斷。令長有所問。以片紙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明以

鞫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已解矣。行之一二年。民可無訟。今長即有緩急。民且爭相資助如三輔之輸租於兒寬。山陰之送錢於劉寵。何貧乏虧空之患之有。舍此不務而以餓豺苛虎為長技。轉相仿效。罪浮於盜賊。孽遺於子孫。然而邨邨殘破戶戶顛連。弱者轉之溝壑。壯者驅之萑苻。吾恐喪軀隕世。降一夫之禍細。而交讐激亂。釀一方之禍鉅也。

蠡測彙鈔

臺灣番社紀略

鄧傳安

臺灣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山以西民番雜處，山以東有番無民。番之所聚處曰社。於東西之間，分疆畫界。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歸化，或未歸，皆生番也。幸沾

皇化維有歷年，地益闢，民益集，番益馴，猶恐番黎有不得輸之情，爰設南北路理番兩同知以撫之。北路熟番可紀者，嘉義共十三社，彰化共三十三社，淡水共三十六社。每社有通事土目，

約束其衆廨置皆由同知此外歸化生番嘉義則內優六社及阿里山八社而崇爻八社亦附阿里山輸餉彰化則水沙連二十四社其淡水之蛤仔難向在界外今入版圖改稱噶瑪蘭設官吏如淡水廳通判即兼理番不隸北路同知矣內優通事尚由官置餘如土司之世襲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連之社丁首皆治贌社輸餉事宜聞南路之卑南覓亦有官置社丁首夫贌社即民番互市也所謂歸化特輸餉耳而不薙髮不衣冠依然狉狉榛榛鬪或掩殺熟番而有司不能治爲之太息安得如噶瑪蘭之改土爲流乎南路理臺鳳兩縣番載在府志者臺灣祇

三社。皆平地番。鳳山熟番。亦祇六社。餘皆歸化生番。以余所聞惟山猪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實與鳳山相接。瑯嶠一十八社。山行須歷生番界。水行則由下淡水。小舟可通。而淡馬磯頭為其盡處。故由鳳山往者。皆取水洋之捷。若卑南覓七十二社。則西南值鳳山。北接崇爻。又在嘉義山後。府志紀其大槪。故繫於鳳山下耳。今山猪毛已在界內。民番雜處。有都司駐焉。瑯嶠與淡馬磯頭。皆見於藍鹿洲東征集。瑯嶠當日已稱樂郊。不忍棄諸界外。今益繁盛。民雜閩粵。番亦歸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山之有番無民者矣。鹿洲曾為元戎。檄卑南覓大土官

文。結今搜山擒賊。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是生番中未嘗無衣冠文物。今其女土官寶珠盛飾。如中華貴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長文書。遵行惟謹。聞其先本逃難漢人。踞地爲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並稟祖訓。不殺人。不抗官。然則雖在界外。又何殊內地乎。由卑南覓南崇爻。其北爲秀孤鸞。又北爲奇萊。又北爲蘇澳。已是海島盡處。迤西乃達於噶瑪蘭。自噶瑪蘭既開。人蹤罕到之處。始知其名。宜前此無及之者。獨怪巴老遠獅頭獅尾。至今尚未歸化。而府志附於彰化番社之末。其猴猴歪仔歪巴老鬱新仔羅罕奇立再冊抵美簡抵美踏踏新仔罕。又毛搭吝。

即南搭吞。珍汝女簡。即珍珠。笑簡女老即里荖。奇武律即奇武荖。勿罕勿罕即武罕。毛老甫淵即貓里府煙。奇立旻即奇立板。抵抵美福即抵笑福。哆勝笑仔達即哆囉笑達屏仔貓力。即珍仔滿力。擺里即擺獲奇班宇難即奇蘭武蘭。打那軒即打那岸。凡二十二社。今皆在噶瑪蘭界內。當日並未歸化。何以府志載在淡水番社中。彰化萬斗六阿里史二社。僅設立通事。而府志不載。恐生熟番揉雜。似此者尚多。非親歷不能核實也。我

國家車書一統。聲教無外。不宜於一島中判華夷。溯臺灣初平時。僅有臺鳳諸三縣。已而於半線置彰化縣矣。又於竹塹置淡

水廳矣。今又於艋舺三貂之東。南增噶瑪蘭廳矣。誠如鹿洲所謂。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者。分界禁墾。則人權宜於一時。究竟舊日疆界。無不踰越。所當變而通之。以番和番。爲柔服伐貳。內外合一根本。郁滄浪稗海紀遊云。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導遊各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隔。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

天朝民矣。玻賴科之名。亦見於東征集。是大雞籠通事。會招崇

交八社嚮化者。所謂野番似指淡水山後。未知所稱土番。即崇交。柳尚在崇交以北。姑存之以備一說。

水沙連紀程

水沙連歸化生番。共二十四社。在彰化縣界外。非與生番互市之社丁不能至。而越界私墾有厲禁焉。嘉慶二十年。今淡水司馬吴樸庵性誠知縣事。因奉檄往逐占墾埔裏社之漢民。作詩以紀其事。越七年而余來為北路理番同知。讀樸庵詩而嘉歎之。適又有熟番潛入者。當事屢涓涓不絕之慮。疊檄申禁。余念非親往。不能察實。況佳山水之得自傳聞。何如目覩。豈憚險遠。

而不一行。顧深入異域。未可無衛。於是先次廣盛莊。令衆社丁屬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頭社生番。亦率衆來迓。願為先導。乃韔弓箙矢。執戈揚盾以往。過油車坑口。路陡而狹。犁兜上下。如梲如縋。又沿溪行數百里。登雞胸嶺。從嶺上望社仔舊社。蓋二十四社之最近者。既被漢民占墾。生番不能禦。俱遷往山內矣。水裏社土目。亦率衆番迓於嶺上。過土地公案五里皆密樹。過牛勝澤五里皆脩竹。陰翳並不見日。然樹林有濕氣侵人。未若竹林之瀟灑可愛。此入山之最奧處。海外所未見也。過滿丹嶺。至田頭社。由奧得曠。心目頓開。兩社番男婦跪迓道旁。裝

東不名一狀。見官長皆欣然喜。因留宿焉。時當秋暮。山氣夕佳。社丁指點兩山相向。形似龜蛇。延佇久之。次早過水裡社。望見日月潭中之珠仔山。藍鹿洲東征集所紀之水沙連即此。因番未艤舟。留俟回輿暢遊。過貓蘭及審轆。昔為生番兩社。自被占墾。番徙社處。漢民既逐。鞠為茂草。由審轆而東。穿林下坡行坑中。兩山聳峙。夾以巨石。溪流湍急。淺處可厲。深處不可涉。登山伐木。推而下之。頃刻成梁。如左氏傳之除道梁溠者。以人衆易為力耳。亦有不可梁處。仍擎兜渡水。縱橫灣轉。更險於油車坑險盡而夷。奥盡而曠。遥見埔裏社。一望皆平原。此界外之最曠

處也。埔裏社番。及招來諸熟番。皆跪迓於路。即延館於覆鼎金山下之番寮。山之高不三丈。登而眺遠。四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曠中。惟埔裏一社。餘社俱依山。草萊若闢。可得良田千頃。生番不能深耕。薄殖薄收。已有餘糧。即招來之熟番。亦不能如漢人之盡地力。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餘家。猶藉當日民人占築之土圍。以為蔽。誅茅為屋。器具粗備。官長隨從多人。皆免露處。生番既供薪米。并以牛豕犒衆。聞椎牛屠豕聲。不啻於京斯依之蹌蹌濟濟矣。明日以熟番為引導。履勘田原。新墾地不及三十里。尚未成田。舊墾田十倍於此。早已荒蕪。此地東通秀孤

鷟南連阿里山。北連未歸化之沙里興。為全臺適中之地。而平曠膏腴。彷彿內地。甫田一縣。眞天地自然之美利。惜其越在界外也。民人生齒日繁。番黎生齒日耗。不知何故。余經過處。已見三社為墟矣。他處亦有似此者。過埔裏社。見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詢知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鄰近肴裏致霧安里萬三社皆強。常與嗜殺之沙里興往來。其情叵測。偪處者實惴惴焉。番性貴貨易土。何所愛於曠土。而不招熟番以自衛耶。余既知以番招番之由。仍召四社土目。詰以曠地之可闢與否。音須重譯以通。而社丁及熟番之能生番語者。各懷私見。互有

是非。及求得能漢語之生番為通事。乃悉其實。蓋看裏諸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亡。其理甚正。埔裏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墾。即薙髮為熟番。亦所心願。其情可憫矣。且此次越入之熟番。實緣生番招來。異乎當日漢民之强占者。特以開墾不利於社下。未免譸張其詞。以聞於上。當事慮有奸民混入其中。漸次藏垢納汙。不得不察實申禁耳。余所見已異乎所聞。並逆料熟番之開墾。將來必無成功。不必如往歲實力驅逐。惟諭令具狀。俟歲事既畢。各還本社。可以安番衆而復土。官何多求焉。遂於明日回輿。為水裏社之遊。是歲道光三年也。

禱海神息浪通舟文

維道光八年。歲次戊子。孟秋月己亥朔。越十有一日。己酉某某等謹以少牢清酌庶羞之奠。敢禱於

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天后暨海上諸神之靈。曰。惟青茂中深之鹿耳門。實聯海東島嶼之七鯤身。轄咽喉以爲呼吸。引此往彼來之揖若雲屯。通塞所關甚鉅。呵護全賴明神。當夏令震驚百里。似猊吼與雷喧。濤怒不因風激。天朗不覩祲氛。但聞大聲吹地。已知高浪排天。顧自昔之轟轉鮮不匝月。惟去歲之澎湃兼五旬。經

有司陳詞以祭告。漸轉危境為安瀾。不謂今茲之海湧更久鬧者并應戰而心酸。貿遷之商賈輻輳。待濟之行旅紛紜。終日顛簸於巨浪。竟夕不帖夫驚魂。或歸柩之冒險。或眷屬之單寒。冀早達彼岸為幸。詎堪此狼狽之盤桓。望外洋之飄風俱利。悵水激沙湧之限以難藩。間值淺擱而舟漏。登岸求生之成羣。詎辨艋不堪觸浪。老幼載胥以沉淪。嗚呼。生民何罪。丁此艱辛。戕檣有誅。鋤刺素發。如果官吏不職。祈神靈加殃咎於其人。儻物怪憑依為厲。宜蕩掃以現乾坤。儻及溺猶能為鬼。亟招亟陽以釋煩冤。勿任沴氣之難散。累及無辜之黃泯。用是吉蠲虔禱。同肅

縉紳伏願昭假在上鑒茲慇忱息波濤之洶湧俾口門之深寬舳艫相接乎臺島久客得歸夫故園文報無不迅速海外永慶長春尚饗

牒臺灣府城隍文

伏以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中元郊外設祭載在國家祀典所以妥無主之遊魂惟城隍尊神實涖其事臺郡人民半自內地冒險而來進出以鹿耳口為門戶船隻或阻淺阻風不得徑出徑入閒值滔天巨浸人力難施往往失事其險倍於外洋如今春領餉弁兵及秋初遊客棺柩眷屬載胥及溺得

生者必遠近傷心。諒亦蒙神憐憫。顧故土之思。人鬼同情。冒險不得其死。死而有知。眷顧依違。豈肯戀戀海外。近日海氛。異於前時。焉知非遊魂為厲。往禱設醮。已釐有司之忱。仰惟威靈公爵秩尊顯。如一路之福星。海島商民內渡。必官給照乃行。想幽明事同一體。爲此牒呈神鑒。伏冀俯念無主遊魂。陷於險遠。思歸不得。默賜引導。護還故鄉。得享族類禋祀。不淹滯於寂寞荒埔。俾海外長慶安瀾。實千里無疆之福。道光八年七月十五日

内自訟齋文集

記臺灣張丙之亂

周凱

臺灣一郡。四縣五廳。其地在東海中西向迤而長。南盡鳳山。北盡淡水。新闢噶瑪蘭。由北而東。處臺灣之背。澎湖一廳。又孤懸不相屬。處臺廈之中。控臺灣者。莫廈門若也。其民閩之泉漳二郡。粵之近海者往焉。閩人佔居瀕海平曠地。粵居近山。誘得番人地闢之。故粵富而狡。閩強而悍。其村落閩曰閩莊。粵曰粵莊。閩呼粵人為客。分氣類積不相能。動輒聚衆持械鬬。平居亦有閩粵錯處者。鬬則各依其類。閩粵鬬則泉漳合。泉漳鬬則粵即

伺勝敗。以乘其後。民情浮而易動。自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圖。於今已百五十餘年矣。亂者凡一十有五。皆閩人也。大如朱一貴康熙六十年林爽文乾隆五十一年蔡牽嘉慶一十年等。俱請大兵剿之。小如吳球康熙三十五年劉却康熙四十年林武雍正第九年吳福生雍正一十年黃教乾隆三十五年陳周全陳光愛乾隆六十年廖卦楊肇嘉慶第二年汪降嘉慶第三年陳錫宗嘉慶第五年許北嘉慶十五年楊良斌道光第四年黃斗奶道光第六年等。或以本省兵。或以臺灣鎮標兵平之。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焉。若自相殘殺。則間歲有也。其地饒而產穀。全省倚爲倉儲。而內地羣不逞之徒。又趨之爲盜賊藪。荒則從而滋事。道光十二年冬。

張丙倡亂嘉義十月朔戕知縣越日戕知府圍嘉義城閩總兵亟月破鹽水港刼軍火器械於曾文溪彰化黃城陷斗六門是爲北路賊鳳山許成臺灣林海攻鳳山犇羅漢門應張丙為南路賊而鳳山粵莊奸民李受又乘閒假義民旗焚殺閩莊阿里港七十餘處凡三閱月而事平於時興泉永道周凱駐廈門十月九日聞警馳報巡撫魏公元烺魏公方權總督就近調署漳州府托渾布任臺灣府事飛檄陸提督馬公濟勝率兵二千名渡廈門金門鎮總兵官竇公振彪率兵一千三百名渡蚶江副將謝朝恩率兵一千二百名渡至五虎分道平賊按察使鳳來

來廈門策應。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督程公祖洛自浙江馳抵廈門督辦。尋東渡。明年正月

欽差將軍瑚公松額由廈門渡。事旣大定。署臺灣道平慶被議。七月檄調凱權臺灣道事。任百有九日。搜捕餘孽。親鞫徵供。與前後傳聞異詞。因訪求顛末。稽之章奏案牘。而次其事爲兩卷。

丙先漳之南靖人。居嘉義三世。爲店仔口魚牙。字古亙。素無賴。好結納亡命。一呼數百人。與羣盜相往來。能庇之。又以小忠小信。庇其鄉鄰。遂著名。道光十二年夏旱。各莊禁米出鄉。有陳壬癸購店仔口米數百石。不得出。以賄求生員吳贊。庇送贊之族吳

房浼盜也。與詹通刻諸逆。店仔口之禁米，張丙爲首。贊隣縣謂丙通盜。嘉義縣邵用之獲吳房，解郡伏誅。並捕張丙。丙怨令不治米出境，專治搶奪，欲擄吳贊。聞挈妻孥避入城，追及之半途。復爲邵令遣役護去。丙謂令得賄，益怨。陳辦者，巨盜也。居嘉義之北崙仔莊。其族人摘粵人張阿凜芋葉，爲所辱。白陳辦報復，毁其芋田。阿凜居雙溪口。雙溪口，粵莊之强大者。閏九月十日，阿凜率衆焚陳辦屋，又牽他人牛。陳辦約張丙與之鬭。丙與詹通、劉仲、劉港、劉邦頂、賴牛、王春、陳委、洪番仔、吳允許、六吳猫、李武松聚衆三百人，與陳辦、陳連攻雙溪口，不勝，反爲所傷。閉總

兵劉公廷斌出巡。張丙與衆潛回店仔口。陳辦陳連焚掠附近安平諸粤莊。張阿凜焚陳連莊。二十五日。陳辦搶大埔林汛防器械。總兵劉公追至東勢湖。戮搶猪者二人。北路協副將葉長春與邵令亦至尖山。擊陳辦於紅山仔。辦走與王奉合。復攻埔姜崙莊。官兵猝至。斬其黨王興王泉。辦奉俱竄店仔口白張丙。丙觸前忿。謂羣殺閩人偏袒。遂與詹通謀反。竪旗起事。詹通父詹經知之。命長子詹日新往勸通。及其額不死。旁賊殺日新。十月初一日。刦鹽水港佳里興巡檢署。殺敎讀古嘉會（人名）及汛兵。掠下加冬北勢坡八槳溪各汛。嘉義縣知縣邵用之追賊入店仔

口。張丙圍而執之。加捷辱分其屍。初二日臺灣府知府呂志恆

閒邵令被困。以鄉勇二百人。會營往援。南投縣丞朱懋從。張丙

禦之。大排竹。署遊擊周進龍鄧懋以言激之。乃前施礮。又不如

法。為賊所乘。義首許邦亮。以所乘馬授志恆。徒步與戰。俱陷。呂

志恒朱懋外委曾聚寶皆被戕。懋有循聲。賊後悔之。周進龍與

弁兵間道脫歸。陳辦之約張丙也。無戕官意。至是其妻自經死。

張丙乃徧約所交游。偽稱開國大元帥。年號天運。以戕殺職官

為名。張偽示。獲官及官兵者賞。殺淫掠者二人。以狥。謂居民無

恐。冀其助己也。封其黨詹通黃番婆陳連陳辦吳扁為偽元帥

劉仲劉港劉邦頂王奉陳委洪番仔吳猫李武松許六孫惡為偽先鋒。柯亭為偽軍師。吳允不受封。自稱偽開國功臣。賴牛亦自稱偽元帥。各就所居。招集醜類。縣南之店仔口進南張丙與詹通踞之。縣北之崙仔莊土庫陳辦陳連踞之。推張丙為總大哥。分大小四十二股。諸股首偽帥皆稱大哥。股首下為旗首。旗首下為旗腳。每股百餘人或數百餘人。以派飯封穀為賊糧。以勒民出銀買旗保莊為賊餉。以攻汛戕官所得軍器為賊械。初三日張丙率諸賊圍嘉義城。典史張繼昌激勸兵民閉城守禦。羣賊聚衆來助者復有蔡恭梁辦莊文一吳鍬陳開陶黃元德

陳太山劉眉淥杜烏番張廖各股首。每股亦二三百人。初四日張丙分賊搶大武壠汛。巡檢秦師韓受傷。鄉民救走。搶加溜灣汛。把總朱國珍死之。聞總兵劉公援嘉義。張丙乃令各股賊分道迎敵。劉公以兵二百名出巡。猝調不得至。兵單且戰且進。比近嘉義城。劉仲突出。腹背皆困。遇前提督王得祿從弟武生王得蟠。糾義勇來護城。擁以入城。副將周承恩殿。不知也。反馬入賊陣。援之數匝。被鵰馬蹶。猶揮刃殺傷數十。賊斷其頭去。將弁死亡者九員。兵丁百餘人。軍械盡失。總兵劉公之呼城也。城中疑賊假以誘城者。礮擊之。礮高越。擊尾追賊。賊乃退。兵餘無多。

惟署副將溫兆鳳從。日已暮。諸囚反獄起火。下令擒斬之。以典史張繼昌權縣事。修戰具。募義勇。晝夜登陴。為固守計。張丙為皮檣竹梯攻城。劉公親率兵勇禦之。又有賊江七會吉侯虎毆淙柯和尚蔡臨廖花吳猶。證起肆擾。圍城焚莊。忽分忽合。道路梗塞。郡城戒嚴。劉公夜縋義勇襲擊。屢有斬獲。初七日黃番婆自率其衆。攻鹽水港破之。守備張榮森力戰死。巡檢施模。外委蘇連發俱被傷。鹽水港者。嘉義之咽喉。郡北之屏障也。既破。賊益無所忌。初八日張丙與諸賊遂解圍去。四出騷索。通脅附和。劉公令於城外築土圍以固城。迤南之賊漸逼郡城。郡中初不

知守令之被戕也。有自大排竹逃歸者。述其狀。臺灣道平慶以攺前同知王衍慶權府事。環城樹柵開濠備戰守。紳士募義勇助备牆守城。乏餉。借資殷户。爲應備貢生陳以寬涉險內渡告警。訛言日起。中營游擊武忠泰落井死。有相率欲攜眷登舟去者。王衍慶以刀令於城曰。敢言走者斬。獲奸細吳連三人。知爲劉仲所使。遂與獄中盜張膽六人斬以徇。劉仲劉港劉邦項蔡恭於園嘉義時潛回大穆降。地名窺伺郡城。及奸細被獲。乃北去。蔡恭屯麻豆莊。與張丙爲犄角。十一日張丙遣賊復掠鹽水港十二日陳辦復攻笨港。屢爲縣丞文煊千總蔡凌標所敗。嘉義

所屬各汛。俱遭焚掠。惟此汛始終獨完。嘉義縣城圍解。五日土圍成。十四日張丙復攻之。令黃番婆壘壁水港缺口大礮於城下。不能發。強所掠兵發之。兵故高其礮。火上飛不及城。連發十餘礮皆然。城中疑有神護。張丙亦有疑。仍以皮櫓竹梯攻城不克。凡三日。又解圍去。是時南路鳳山縣賊許成。以月之初十日豎旗觀音山。亦僞號天運。封吳歐先僞軍師。柯神庇僞先鋒。以滅粵爲詞。遏運郡之米。窺郡城。張丙聞之。誘令來附。幷所得呂守輪迎之。飯其衆。不飽去。臺灣縣賊林海豎旗舊社莊聞埔走附許成。十四日擾阿公店。千總許日高擊敗之。始不敢窺郡城。

而南擾鳳山。北路彰化縣之賊黃城。受張丙約。以月之十二日。豎旗嘉義彰化交界之林圮埔。僞號興漢大元帥。用大明主年號。以僧允報爲謀主。彰化令李廷璧。聞嘉義有賊。先與鹿港同知王蘭佩。勸民聯莊互相保衛。賊不得北。又聞黃城反。與副將葉長春爲解散招徠計。許以免死。收簡象等八人。後頗用其力。郡城聞嘉義被困久。而城中諸將皆在外。乃遣都司蔡長青率兵九百。運軍火往援之。王衍慶又循故事。札諭鳳山粵莊首事募義勇。赴郡城聽調。蔡恭既回麻豆莊。偵知蔡長青抵茅港尾。與劉仲劉港劉邦頂結江七曾吉蔡臨社烏番陳太山劉眉滾分

股要之曾文溪。官兵屯溪北爲背水營。十九日賊大至。官兵返走。溪不得渡。爲賊所擊死者蔡長青等十八員。兵二百餘。軍火器械又失。二十三日張丙焚嘉義北門。兵勇出擊。互有殺傷。曾角仔寮莊爲之結寨。分遣其衆。勒索銀穀。南路賊許成林海摻東港殺巡哨兵二十七名。鳳山粵莊監生李受。藉王衍慶諭札。約各莊頭人斂銀穀。聚義勇。匪徒日集。製臺灣府義民旗六。因許成有滅粵之語。以自保爲辭。不赴郡。乘機搶掠閩人。連日攻萬丹。阿猴諸閩莊出兵勇助之。斬百餘賊。盡焚其巢。毀所製一執三輪車八輛。三十日張丙復分股圍嘉義城。城中出兵勇與

戰擒股首陳太山劉眉滚礫之。陳辨陳連攻大埤頭雙溪口。與莊不勝張丙見攻城一月不能下。諸賊各相雄長。分踞各莊自從。有鎮南鎮北中路南路元帥名目。賊夥郭桃葉斷亦各自爲股。吳允爲諸賊歸心。有兼幷意。惟孫惡柯亭猶仍僞封。遂舍城去。與諸賊分掠民莊以爲食。莊民初見張丙僞示。不害鄉里。派飯封穀。買旗保莊。猶强應之。至是苦責索無厭。稍不應則縱賊大掠。焚其莊裹脅以去。知其紿己也。遂相率併力拒之。殷富之莊。紳士出貲。建義民旗殺賊。於是股首葉斷爲莊衆所殺。杜烏番張廖果吳貂柯和尚郭桃爲紳士所擒。賴牛爲張繼昌所獲。

皆磔於市。惟游民無所得食者。羣附和之。是日南路賊圍鳳山埤頭竹圍。埤頭無城。樹莿竹爲城。故曰竹圍。縣署在焉。賊勾內應。夜縱火逼縣署。遊擊翁朝龍退守火藥局。署知縣託克通阿與千總岑廷高。列礮縣庭。賊至然礮擊之退。獲林海磔之。十一月初一日。福建陸路提督馬公濟勝。將兵二千。乘十三舟連䑸抵鹿耳門。傳令稽查海隘。絕賊水路。初三日屯郡城北門外較場。誓師振旅。難民跪道呼冤者萬餘人。馬公曰。巡撫已奏聞天子發大兵十萬。由五虎蚶江廈門三口渡。不日即至。不足爲爾等復讐耶。揮之去。問賊安在。曰南北皆有賊。馬公曰。當先其

大者急者。以貢生陳廷祿爲鄉導。先是馬公在厦門購麻布米袋數千。至郡復購焉。曰賊衆我寡。當步步爲營。初五日進兵西港仔。獲奸細。知賊狀。初七日至茅港尾。遇賊二千。勝之。馬公曰。是地可戰。令深其濠。以袋盛土結壘。爲三營。立就。諭鄉勇別爲營。無近我。雖役夫皆知公之必勝也。初八日賊衆五六千。大呼來攻。馬公戒勿動。俟其力竭。分兵擊之。殺賊三百人。初十日賊來益衆。以礮拒我。我亦以礮擊之。賊敗。斬數百人。生擒數十人。獲賊往來書札。蔡恭僞印。碎之。益知賊中虛實。十二日進兵鐵線橋。橋長而狹。溪流湍急。不可涉。賊衆伏橋北。馬公曰。毋輕進。

返屯茅港尾。聞賊欲抄小路。絕郡城之援。又聞賊欲以燧尾牛車衝我軍。決上流水灌營。馬公勿聽。令築濠三重。設守以待。凡三日港南無一賊。而港北之賊大集。十八日張丙親率賊萬餘挑戰。分兵三路擊之。敗。蔡恭旁出。又敗之。追至灣裏溪。多溺死。賊衆訛傳馬公營有銀二十萬。諸無賴思得銀。躡賊後。賊藉以張其勢。二十二日。張丙擁衆二萬。自搏戰。氣銳甚。鎗礮呼聲震山谷。馬公曰。吾欲其聚而殲焉。在此舉矣。下令堅壁無出聲。自巳至酉。詬詈萬端。士卒皆怒。賊聲漸歇。乃發令軍中大呼。士皆超壘躍濠以出。勇氣百倍。賊不及戰。披靡返奔。追逐數十里。生

擒五十餘人。斬殺七八百人。轟擊溺水及自相踐踏以死者無算。賊衆尚萬餘屯橋北。二十三日昧爽。馬公親督大軍出不意過鐵線橋。賊望風走。搗其巢。生擒李武松、楊詹通。賊大潰。道路以通。乃大張曉示。解散其黨。向之買旗保莊、派飯從賊者。本懷二心。賊至則豎賊旗。賊退自稱義民。間有搶掠者。至是皆豎義民旗。縛賊以獻。賊益窘。竄伏近山蔴林中。二十六日大軍次鹽水港。金門鎮竇公振彪亦於初三日登岸。自鹿港疏通北路引兵來會。馬公益以兵二百。令攻鳳山南路賊。二十八日馬公整旅入嘉義城。總兵劉公迎見。與竇公分兵四出搜捕紳士義民。或

縛賊來獻。或導兵捕賊。獲黃番婆劉仲劉港戮於軍前。三十日露布報捷。彰化賊黃城既不能北。率賊千餘人欲南與張丙合。斗六門者。處嘉義北界。樹竹爲圍。大汎也。縣丞方振聲守備馬步衢。千總陳玉威。設險守禦。賊不得逞。約梁辦莊文一吳貓攻之屢敗。十一月初一日。恐退走。監生張清紅。人呼張紅頭。與馬步衢有隙。令族人張戍偶稱大元帥。集衆助賊。初三日黃城用張紅頭計駕牛車載草填濠。陳玉威焚之。是夜復助以車。羅泥草上。以塞河。過竹圍。步衢督諸弁禦之。方急。許荊山者。嘉義都司。與邵令同出捕賊。至土庫爲陳辦所遏。奔避斗六門。步衢留

以禦賊。見勢危破竹圍遁。賊得乘間入縱火。陳玉威與外委朱承恩許國寶林登超蔡大貴領外陳騰輝。朱萬斗巷戰死。玉威先遣其子陳繼昌赴總兵告變。方振聲亦先遣其妾抱幼子出隆。馬步衛無眷屬。或勸之走。厲聲叱之。斂所餘火藥。與方振聲自焚不死。遂與方振聲妻張氏。併幼女。玉威之妻唐氏被執皆罵賊死。賊臨之。方振聲之友沈忠勇僕江承惠曾大祥邱薪許尉以義死。友之子沈聯輝以孝死。同時死難者官九員。家屬丁幕九人。兵二百二十餘人。黃城以黃雖萊爲僞縣丞。守斗六門。自率其衆而南。脅張丙以拒大軍敗。十二月與張丙蔡恭江七

莊文一陳辦陳連陳開陶黃元德許六吳猫梁辦會吉歐宗劉邦頂吳扁侯虎俱被獲。解張丙詹通陳辦陳連於郡城磔。李武松諸股賊於嘉義梟首店仔口諸處。剖黃城諸賊心。祭死事者。北路平。初七日馬公督兵赴鳳山勦南路賊。賊禦之三崁溝。敗之。初八日謝朝恩擒許成。甕蔡陪割其屍。南路亦平。初粤人李受。計許成之攻鳳山埤頭也。必破。破則以粵人復之。可得功。揜所掠閩莊為賊。粤人故智也。遂與楊石老二廖李頭勾結生番。乘閩逞其報復。十一月初十日。以義民旗攻破阿里港。及附近諸閩莊。焚掠慘殺尤甚。不意許成再攻埤頭。被礮擊退走臺灣

縣界。十二月初二日。許成攻羅漢門汛。李受又乘間攻連界嘉義之礁吧哖閩莊。臺灣道平慶會副將謝朝恩誘李受獲之。置於獄。十三年正月總督程公抵臺灣。鳳山閩莊之被難無歸者。男婦老少尚千八百餘人。在郡城撫卹。乃捐銀令紳士於阿里港各莊。結草寮棲之。檄提督馬公鎮鳳山搜捕攻莊粵人及股首之未獲者。按治之。二月

欽差大臣將軍瑚公抵臺灣。嘗總兵劉公之被困也。與臺灣道

平慶俱以賊勢入

告。

上命瑚松額署福州將軍

領欽差大臣關防。哈朗阿爲叅贊大臣領侍衛巴圖魯章京三十四員。又調西安馬隊兵三百名。河南兵一千名。貴州兵五百名。四川兵一千五百名。赴臺灣剿辦。巡撫魏公。於十二月十一日。接提督馬公楨報。奏請止兵。并飛咨各直省截回。奉

上諭瑚松額抵閩後。即行渡臺。督同馬濟勝劉廷斌搜捕黨羽。程祖洛渡臺辦理善後事宜。所調各省官兵撤回歸伍。所到何處即行截回。侍衛章京令瑚松額酌帶數員其餘著哈朗阿。管帶回京。故各省之兵。皆未入閩境。而瑚公與總督程公先後渡

臺也至則奉
命撤查起釁根由及死事出力者。與不職者。奏
聞。窮究餘黨。按名悉獲。梟斬凌遲三百餘犯。遣戍者倍之。械送
首犯張丙四人於京師死事。諸臣及兵丁俱蒙
恩優卹。方振聲馬步衛陳玉威入祀昭忠祠。妻亦
賜諡。又於斗六門立專祠。以幼女幕友家丁從祀。提督馬公濟
勝
賞戴雙眼花翎。二等男爵世職。
御書忠勇嚴明匾額

賜之。前任提督子爵王公得祿率家屬勸諭連莊建義旗獲賊。

賞加太子少保銜。總督程公祖洛。

賞戴花翎。守城殺賊從事文武官弁。及紳士義勇之出力前後

賞戴花翎藍翎。遷擢有差。臺灣鎮道俱被議。後劉公以病卒於

軍。平慶因病乞休。調興泉永道周凱署臺灣道事。六月朔公內渡。以次撤兵。七月程公善後事宜竣。巡閱北路而歸。凱以七月抵任。與總兵張公琴搜斬餘匪逸盜四十餘人。十二月回任。明年春正月。提督馬公入覲。深蒙

嘉賚晉子爵。在

御前侍衛行走。半月回福建提督任。

賜巡撫魏公元烺花翎。

事皆查章奏供詞直敘。不敢稍有增益。初一初二諸日不書甲子從歸太僕壬戌紀行及崑山倭寇始末股肯祈管諸稱不以詞代從實也

東溟文集　　　　　　姚瑩

與倪兵備論捕盜書

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擄刦之風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功令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在西北省行之或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閒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大海閩廣之閒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犀兕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奔聚日衆其爲隱憂甚大又不僅擄刦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著臧匿兇慝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

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遷徙。具報於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瑩常以為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但師其意可矣。瑩昔在龍溪時。患盜賊之多。用集各社家長。予以條約教告。及族正族副家長信記。使各自注列名籍。不假胥役。社大者分設家長房長。而以族正族副統之。社小者但有家長族正而已。以族正副統房長。以房長統家長。大小事以次關白。子弟不肖為匪者得自治之。不率教然後縛送縣。縣中亦不為苛細。但即其地罰償所失。凡白晝中途被劫者。察地界何社。先責其地之家長族正。以

賞償客。然後捕賊。其夜中糾刦者。令事主偵賊去入何社。亦責償於社。苟能捕賊者免。縣中四路各令家奴一人。率民壯五人。日往視。授以循環二簿。給予飯食。至其社則見其家長。信識於簿注明月日。簿中無他。惟出狀不敢容藏賊匪耳。自正月至於年終不間。若甫出狀而有事。則惟出狀之家長是坐。自是各社一清。宵小無敢容匿者。以爲善矣。數月後忽屢有夜刦。詢其故。蓋各社整肅。匪類皆逃至高山深林藏匿。漸衆饑無所食。因出擾刦。乃悟立法未盡善也。用召衆家長曉之曰。爾邑諸社大者萬人。小者千人。最小數百。賊雖多不過數十。少僅十餘人而已。

爾族丁十倍於賊。賊雖强。焉敢伺夜深入。此必有與賊通者。非他即本族貧乏之人也。若輩無業饑寒。族中富厚者。不肯贍給。故怨而通賊。此盜乏之本也。今吾行清社之法。賊無所容。又羣聚山林為害。捕之較在社更難。且不勝其捕。拔本塞源。莫如鄉族守社。鄉族守社奈何。先覈爾社內公產。及富厚之家。出公費若干。再覈爾社中赤貧無業素不肖壯者。召致歸社。日給飯食錢。使爲社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為兩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執鑼而不鳴。一人擊柝。餘執大挺。不許持刀鎗鳥銃。自三更起。繞行社外。至五更向明而止。見賊則鳴鑼大呼。

一社之人。咸起群呼逐賊。賊必不敢入社而逃。一社鳴鑼則鄰社皆應。不鳴鑼不逐賊者罰之。賊旣走。不可遠追擊捕。恐窮逼拒捕傷人也。此法一行。各社貧乏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爲賊。亦不復出而爲外盜。此鄉族守社之法。拔本塞源。孰有善於此者哉。衆家長大喜。皆遵約而行。然後盜賊屛息。由此觀之。則保甲之法。如果行於漳泉。不特閭閻騷擾。良民受累。且姦人無所容身。恐走聚險阻。如瑩清社之事。其患又有不可言者甚矣。立法之難也。

上孔兵備書

姚瑩頓首謹上言。閣下以
先聖之哲孫，儀鄭之令子，望傾中外。譽在
九重。今茲按察臺澎，蓋六月矣。清亮之節，嚴正之義，吏民無不
悅服傾誠。是以政通人和，兩暘時若。而郡守以下，暨諸廳縣，亦
皆賢能著稱，孜孜求治。遂使百餘年來，委靡奢華之習。廓然一
清。此固由
聖天子恭儉仁明，風行海外，而承宣德化。敷政優優。實不能不
爲閣下頌也。頃聞攝總兵官趙公。以往逐夷船，巡視南北兩路，
令符忽下。文武惶然，頗有竊議者。瑩亦不能無惑焉。舺板夷船。

以販鴉片禁煙。爲粵省驅逐。竄入閩洋。總督巡撫水師提督嚴檄沿海文武官。勿任停泊。自本年三月。至鹿耳門外。郡中禁嚴。逐駛至雞籠。而淡水姦民。恃在僻遠。潛以樟腦與易鴉片。水師任其停泊。經時不更驅逐。此中情弊。固顯然矣。幸檄吏馳往。又値中丞至郡。切責水師遊擊。始以七月十五日引去。尋於閏七月初三日復返。且近至滬尾。計自三月於茲。已盤桓半載矣。夷情叵測。始意不過圖售鴉片。適至雞籠。遂收樟腦。及往來臺灣。海道既熟。又見我海防之疎。水師之懦。萬一回至彼國。言及此地本紅毛舊土。忽起異謀。能保無他日之憂耶。水師玩誤若此。

竊意撫總兵官趙公。必予嚴劾。檄撥兵船。大集海口。遣人往問
久停之意。彼船單勢孤。必颺去矣。乃計不出此。遲疑觀望者。閱
月忽易辭巡視南北兩路。不識此舉爲公乎。抑爲私乎。定制臺
灣鎮總兵官。每年冬巡視南北兩路一次。所以必行於冬者。蓋
其時宵小易生。故因巡視營伍。鎮靜羣邑。且農功閒隙。道路供
給夫差稍便也。今時方八月。則未及巡閱之期。本年六月。中丞
遵
旨巡臺灣。入奏未及三月。兵民安靖。何必須再巡閱之舉。則所
云爲公者無謂矣。且逆計總兵官蔡公渡海。適當冬日。彼以員

守始至。能不一出巡視。乎是半年之中。一巡撫兩總兵官三次巡閱。郡縣雖富。不能勝此煩擾也。雖郡縣餽送。賢者必不受。然卽此夫馬之供。隨從弁兵之犒。豈易言哉。今年三月。觀公去而明公至。七月明公以憂去。而趙公至。十月蔡公又將至。一歲四易文官供帳。已大繁費。各營參將下。尚可問耶。臺灣五廳四縣。有倉庫者七。更易時。多不克如期日交代。如臺灣縣則已以缺官錢劾黜矣。諸營交代。亦多如此。其情形之支絀。不概可覩耶。趙公素能卹下。或者一時未計及此。營中無敢言者。廳縣亦避嫌不言。計此時可言而能言者。惟閣下耳。何不以善言婉告之。

曰。夷船久泊海口。水師既不足倚。非親往示威不可。特不必以
南北巡視爲名。蓋巡視當奏聞。營伍小小利弊。今 撫軍甫奏
未幾。且不當冬令之期。不但非督撫意。亦恐未得
優旨。如此則彼必翻然覺悟。其所全於文武衆屬吏者。爲不少
矣。抑瑩更有慮者。一時之議。懼生邊釁。每遇外夷之事。卽往往
假
天朝恩德寬大爲言。而實示之以弱。殊不知損
國威。卽失
國體。嘉慶二十四年。暎咭唎之至天津。可爲明鑒。當事者祇取

省事目前。而不顧啓外夷輕視中國之心。彼水師既啗其利。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驅逐。趙公此去。彼必詭言以對。甚或張大其詞以相恐惧。皆未可知。而趙公之量識。未知何若。倘更無以大異於游擊。則失體愈甚。又不若不往之爲愈矣。狂瞽之言。本不足輕重。徒以

國家體統所關。又深知地方文武罷敝。不堪供億之煩。忘其出位。不得已而有言。伏惟採擇。幸甚。

上孔兵備論辦賊事宜書

南路賊匪自二十二夜入城之後。百十成羣。嘯聚崙仔頂及黄

梨山截殺兵役。幸大兵到埤頭。又檄屬吏駐阿公店。扼其要害。賊聞風驚散。道路始通。誠乃萬民之幸。郡中人心大安。但聞擁總兵官按兵兩日。不出剿賊。竊所不解。衆人皆以賊散爲喜。營獨不能無憂也。匪類烏合。本不足慮。然既敢入城刦犯。又屯聚山中。沿途截斷文報。其志不小。近使其黨潛入郡城招衆。此豈尋常細故哉。揆度賊情。大約兩大羣。一爲許尚。一爲楊良斌。許尚雖擒。其黨僅獲潘阿榜一名。而楊良斌黨遂敢攻刦埤頭。誠恐兩賊潛合。自發郡兵後。不聞官軍殺賊若干。而即聞賊散。彼初以爲官軍可畏。故暫避耳。諸將素怯。不敢擊賊。及見賊退。以

爲賊眞畏我。其心必驕而懈。恐賊有以見我軍之情。而始畏者終且不畏。暫散者未必不復聚也。不揣愚見。妄擬八事爲閣下陳之。

一曰勦賊宜速。勦賊與捕盜不同。平時捕盜。須用線民差役。今賊匪公然聚衆入縣。又延途截殺兵役。此乃叛逆。非線民可辦。直須探有賊踪。即速帶兵撲勦。兵遲一日。則賊匪日多矣。撲勦之法。以多殺爲上。生擒次之。最不宜衝散。蓋賊聚則用兵之處少。兵集則力厚。勢大而有一鼓成功之速。此等烏合之衆。器械不具。安能抗敵。其敗也必矣。若其衝散。則無處非賊。即須分兵

逐捕。兵分則力薄勢輕。而有東西奔命之勞。曠日持久。何時始能滅賊乎。且大兵南衢。賊必北竄。北路賊盜素多。或起響應。則蔓延不可收拾矣。今雖分兵屯禦。而山徑甚多。豈能盡塞。故曰殺賊爲上。擒捕次之。屯禦爲下。若衝散則害不可勝言。攝總兵官發兵已遲。既到埤頭。又按兵兩日不動。道路聞者無不詫異。宜以大義責之。勿惜聲色。以誤郡邑。

二曰鄉勇宜募。臺灣遊民日衆。平時剽悍。及小有蠢動。則不待賊招而自赴。否則各成一隊。乘機焚掠。府縣城廂內外尤多。蓋城市繁衆。爲姦民聚集所也。向來辦此郡兵事者。每遇有警。則

道府廳縣各有出貲廣募鄉勇名為備用守城擊賊實則陰收此輩養之免其作賊耳若輩亦非必欲作賊以無人養食之故乘機求食今有口糧則其心定矣此必不可惜費

三曰軍實宜簡臺灣軍器有在郡收買製造者有班兵內地隨帶至者有由福州製造齎至者今宜通牒在郡及郡外各廳營縣所有鳥鎗籐牌刀鎗火藥鉛子大小礮位實數若干果皆備具足資分給以便配用

四曰招集散兵諸營積弊班兵收營後每私自請假別出生理幷不在伙房汛地此種盡去十之三又伴當四行等人去十之一

其餘僅十之六而已。平時到處則苦兵多。有事調遣則苦兵少。而汛地兵少不能如額。是以賊匪益無忌憚。今宜速令各營嚴覈在營汛兵丁實數。仍收回平日散出之兵。以資攻守。

五曰移調外兵。臺營存兵在城不過千餘。其安平一協中左兩營。水師兵。分防汛地外。在鎮者亦僅千人。去其虛數。實存不過七百餘人而已。只可協防郡城。不能再有分遣。今南路有郡兵七百。又有南路本營兵一千。足以辦賊。無用增往。惟北路嘉義地方遼闊。僅北路左營都司一員駐嘉義縣城。雖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之額。除分防汛地。守城亦僅五百名耳。再去四行虛

數。恐不及四百人。今南路之賊紛紛北去。即宜偵賊踪跡。馳往擊捕。不但無兵可調。抑且無官可將。近北路者莫若澎湖。其營水師額兵一千八百餘名。其地無賊。宜咨請總兵官。檄遊擊一員。備兵七百名。以俟北路進止。

六曰請員聽用。臺灣各營。自安平副將以下。叅將至守備。大半以小署大。叅錯不一。望淺權輕。實不足以董率軍校。不但幹局庸懦而已。卽文官中備公使者。實亦乏人。偵知賊踪。遣兵往擊。卽苦無員可用。而守城帶兵之事。至用及教官。安能有功。宜咨請太府選叅將至守備各一員。文官中郡倅縣丞素稱能事者

二三員馳至此卽安堵無事亦所宜行並不止爲勦賊之用

七曰亟修城垣郡中城垣頹壞各縣僱工繕修尚未竣事南門尤爲扼要但縣丁所僱匠首召僱泥水匠不及百人未免遲滯宜令臺灣縣捐募鄉夫二百名準匠人工直發交匠首其工直仍著各縣家奴分給力促修築限以三日畢工又嘉義縣城連爲雨水衝塌亦二百餘丈聞王令已籌款修葺宜檄促加僱民夫限日修竣

八曰籌給兵費大兵旣動口糧尤急今郡中往南之兵雖由臺灣府籌款備具其鳳山本邑兵費及臺灣守城各兵由縣籌付

凡諸雜費甚夥。尤不可少缺。此時各員義在急公。斷不敢略存吝惜。然恐事定之後。各人虧缺甚鉅。身家從之。此款將來如不獲開銷。宜作如何籌補。抑或郡縣分年遞捐。請先給札牒。以釋各官之慮。庶鮮瞻顧。至失機宜。

再上孔兵備書

南路賊匪滋事。仰荷碩畫。文武盡力。首從咸獲。保障全郡。績烈無量。榮羈旅此邦。亦得蒙威武之力。略無驚駭。鼓舞歡欣。不能自已。惟自起事至於竣功。業已匝月。未能入告者。豈非以罪人衆多。悉心研鞫。不欲造次定讞故乎。於此仰見閣下仁恕爲懷。

雖嚴厲肅殺之中。仍體
聖主一夫不辜之德。所謂求可原於法外者也。乃淺俗無識之
徒。不明大義。往往以縱爲寛。遂欲使有罪逃刑。此則輿論之誤
矣。自古有道之國。不赦有罪。蓋法者本諸
天祖。雖
天子之權。不能以意爲輕重。今則拘於陰德報應之說者。往往
有意減釋人罪。瑩嘗苦口爭之。以爲是縱非寛也。夫所謂寛者。
持舉其大綱。不爲苛刻繁細附會深文而已。故
聖王在上。網漏呑舟之魚。然未嘗廢網而不用。武侯治蜀用法

頗竣。而蜀人百世懷之。子產稱衆人之母。而鑄刑書。此其義至爲深遠。非淺見俗士習婦人之仁者所能知也。雖然法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止辟而已。而不爲已甚。其中有權衡焉。苟矯縱弛之弊。而一意峻法。則或有不得其平者。日者賊徒謀逆至欲攻城戕官。此誠罪大惡極。然猶幸黨羽無多。即已破滅。今渠魁助惡之十數人。既服極刑。而從逆攻城服大辟者。亦數十人。其餘桎梏待罪者。尚有百數。以瑩之愚。似可悉就發遣。無事更加駢首矣。何也。聖王之律。所以極重於反逆者。以此等惡戾敗壞人心。閭閻受其荼毒。災禍之中。至爲慘酷。故主謀者必置

以極刑。使後人知警耳。方賊勢初挫。民間謠言未息。猶尚驚疑。其潛受賊約者。亦尚不免於觀望。當此之時。若非嚴刑峻法。不足以警兇慝。定人心。及乎事已平定。民人安堵。賊徒畏懼。解散之後。則戮數百人與數十人等耳。今首逆與助惡之人。或置極刑。或置大辟。其餘業已輸服。及按驗時俯首無辭者。無論矣。或言詞反覆。雖明知其狡詐。似不妨姑援惟輕之議。降等問罪。雖此亦近於縱。而實則非縱。蓋就法者已多。而國法足以昭戒也。仁義兩途。互相爲用。權衡之道。是在秉鈞。竊謂此時宜速檄府縣。定讞上

聞以抒
聖懷。不必再事推求。今月已幾望。倘過此朔期。則開舟須至歲除。未免太遲。愚昧之言。伏乞垂鑒。

與杜少京書

時事方殷。亟選杜母。士民歌舞。仁威遠聞。覩今日之輿情。益知當年之惠政。望風慶喜。爲之不寐。頡齋先生還言足下受符於瘡痍皇遽之中。慷慨致身。推赤誠以安反側。衆志成城。可殲強敵。況此區區烏合之徒。一聞大兵。已自驚潰。蛇行鼠伏。何難次第就擒。四境肅清。保障之功偉矣。日者竊有過聽之言。輒獻芻

驁。惟仁者留意焉。自古初服之士。率多驕悍。怯於見敵。而勇於
虐民者。比比而是。仁人君子。莫不惡之。然苟處之不得其道。則
民間未受吾庇。或者有意外之患。不可不察也。蓋兵者凶器。譬
猶鏌鋣。以殺寇讐。則千金之寶也。以傷善類。則鈍鉤弗足貴。彼
將卒者。特鏌鋣耳。指揮而用之。是在能者。用之之道奈何。恤其
勞苦。通之以情。憫其麤陋。接之以禮。兵役一體。視之如子。宥其
小過。而教其所不知。有言必信。有賞必速。如此而兵不用吾命
未之有矣。將帥官階。雖較縣令稍崇。然亦視縣令之才與分。二
者不足。則姑順其意而曲就之。蓋郭汾陽結歡於魚朝恩。王陽

明夜交於張永以二公之才之功。猶不難自屈以成大事。誠以所以見者遠也。然則宏包荒之度而揮無益之金。不正在今日耶。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云成大事者不顧家。此語居常念之。聞足下受事之明日。即募鄉勇八百名。以半守城。以半偵賊。此誠盛舉。惟意以留兵爲無用。此似但見於有形而未見於無形也。夫兵雖緝捕之能不如役卒。然國威所在。藉以鎮定人心。且未嘗不可用也。二十二夜埤頭之危。已如一髮。幸賴郡兵擊退。全城無恙。此功豈可沒哉。所恨者次日之退守火藥庫。及大兵繼至。又未能奮速入山痛勦耳。然

賊匪潰散。實由大兵之故。今餘孽未盡。伏莽猶存而已。有留兵無用之言。此誠不可使賊聞之。且恐愈失將士之心。能保將帥言旋。賊不再至乎。抑又聞之。艱難之際。尤以人心爲本。察夷傷勞士卒。振困乏。撫孤寡。雖在軍旅。猶日見士民。勤於恤問。遠人尤加意焉。此古循良之風。足下亦既優爲之矣。竊聞前有率義民數十來者。足下給兩日粮。不見其人而遣之。此誠可惜。若輩雖不皆可用。然其名急公赴義。甚正也。義民一興。賊必有所顧忌。而沮其邪心。此善機也。是宜迎其機而導之。勞以善言。給以條教。令各保護村墟。四方聞之。必有起者。是不費行糧。而勦旅

屯於四境矣。何乃計不出此。聞其懷怨而去之。散其衆。又聞武舉人某。以獲賊小羣首械送。求保其賊之弟。而足下不許。某亦退而散其義民。遠近人心。得無渙乎。異時恐有招之而不來者矣。營所聞未必實。而臨機應變之道。不可不講。願舉此而類推之。惟善人能受盡言。伏惟珍重千萬。

覆趙尚書言臺灣兵事書

春六月望後。諭以臺營惡習。幾有魏博牙兵之勢。深慮之。集思廣益。令博採輿論。以聞。營以為此不足為臺地深憂。皆告者過耳。自古治兵與治民異。蓋兵者凶器。其人大率粗魯橫暴。叚之

之道。惟在簡嚴。簡者不爲苛細責大端而已嚴者非爲刻酷。信賞罰而已。夫虎豹犀象雖甚威猛。然而世有豢畜之者。馭得其道也。馬牛犬豕雖甚馴擾。僕夫童子可操鞭箠而驅之。壯夫鹵莽或受踶角之傷且死者。馭之不得其道也。市井無賴三五羣毆。其勢洶洶。婦人孺子心膽欲碎。老儒學究向判曲直反受詬誶而歸。搖手氣憤。痛罵其無良而已。道旁之人袖手竊議長短。紛紛未已。一武夫健卒奮怒叱之。二者鬨然而散。臺營情勢亦若是而已矣。今之走告於夫子者。非婦人老儒則道旁袖手者也。何足以煩明聽哉。請質言之。臺灣一鎮。水陸十三營。弁兵一

萬四千有奇。天下重鎮也。兵皆調自內地。督撫提鎮協水陸五十八營。漳泉兵數爲多。上府各營兵弱。向皆無事。興化一營稍黠。多不法。其最難治者。漳泉之兵也。人素勇健。而俗好鬬。自爲百姓已然。何況爲兵。水提金門兩標尤甚。昔人懼其桀驁。散處而犬牙之。立意最爲深遠。然如械鬬娼賭私儎違禁貨物。皆所不免。甚且不受本管官鈐束。不聽地方官申理。蓋康熙雍正之間尤甚。乾隆嘉慶以後。屢經嚴治。乃稍戢。此兵刑二律。所以於臺地獨重也。豈惟今日哉。重法如迅雷霹靂。不可常施。常施則人側足不安。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

可弛。小者狎妓聚博私儎違禁貨物欺虐平民之類是也。若械鬬傷人且死。不受本管官鈐束。不服有司逮理。則紀綱所係。必不可宥。此輕重之別也。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簡嚴之道。不辨輕重者。不可以簡。不簡者不可以嚴。不嚴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則繼之以恩。恩不足則守之以信。自古名將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用兵者。大抵旣不知簡。又不能嚴。有罪而不誅。則無威。將不習校。校不習兵。勞苦之不恤。而朘削之是求。則無恩。當罰者免。當賞者吝。則無信。此所以令之不從。禁之不止也。然則以爲不足慮者。有說乎。曰有。兵之可慮而難治者。叛與變耳。自古

驕兵亂卒大抵在其鄉邑形勢利便易叛與變耳若客兵則有潰而無叛其形勢不便故也魏博之牙兵皆魏博人也故敢集殺逐其大將而不受代若臺兵則皆分撥自內地建甯延平諸郡與漳泉不相能也興化與漳泉鄰郡亦不相能也漳與泉復不相能也是其在營常有彼此顧忌之心必不敢與將爲難明矣況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行者有加餉居者有眷米

朝廷豢養之恩甚至設有變父母妻子先爲戮矣豈有他哉雖臺地之民大半漳泉之兵與民素有相仇之勢故百餘年來有叛民而無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則將之懦也且漳

泉之人其氣易動而不耐久一夫倡而千百和初不知何故及稍知之非有所大不願則已懈更作其氣勢以臨之則鼠伏而兔脫矣如吹猪脬然初雖甚脹但刺小孔即索然此漳泉之人之情也漳泉之兵既治則他可高枕而臥矣請以近事徵之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安平兵鬬死者數人矣將裨理諭之不止情懇之不息鎮將怒整隊將往誅之衆兵聞聲而解覔執數人分別

奏誅無敢動者二十五年正月郡兵羣博於市瑩爲臺灣令經過弗避呵之衆皆走矣一兵誣縣役掠錢相爭瑩命之跪而鞫

問之衆散兵以爲將責此兵一時羣呼持械而出者數十人欲奪此兵去縣役從者將與關瑩約止之下輿手以鐵索繫此兵往迎之曰汝敢拒捕皆死矣衆愕然不敢犯乃手牽此兵步行至鎮署衆大懼求免不許卒責黜十數人而禁其博自是所過兵皆畏避又是年九月興化雲霄二營兵鬨將謀夜椎殺諸將倉卒戒嚴瑩亦夜出周視各營衆兵百十爲羣見瑩過皆跪好諭之曰吾知鬨非汝意特恐爲人所劫故自防耳毋釋伏毋妄出出則不直在汝彼乘虛入矣衆兵大喜曰縣主愛我至他營亦如之竟夜寂然天明罷散音鎮軍切責諸將衆兵乃懼皆叩

頭流血察最狡桀者每營數人貫耳以徇諸軍肅然此三事其始洶洶幾不可測卒皆畏服不敢動可見臺灣之兵猶可爲也及再至臺則鬨紛紛以兵橫爲言者或慮有變詰其事大率如聚賭督禁不服之類將裨懦弱畏事又營縣不和是以譁者紛紛張大其詞而非事實總兵官觀公每爲瑩言未嘗不扼腕恨無指臂之助此所以決意引疾也既去而營縣中乃有思之者矣今年正月鳳山淡水兩營皆有營兵擊斃小夫之事副將以下欲陰謝過廳縣亦議稍決罪寢其事方太守時護道與觀公力持不許然後得以此兵械送郡而營中或有以爲怨者五月

安平營兵與民人乘危刦米。諸將又思不問。幸撫軍巡臺值其事嚴責之。斬三人。餘以軍流治罪。方撫軍之盛怒窮詰也。論者紛紛。以爲兵民習慣久矣。驟治之恐變。或言安平兵皆潰走下海矣。或言出斬之日。將謀刦奪矣。方太守入見撫軍力陳無慮之狀。惟請勿多殺而已。入奏之日。兵民畏服。然則悠悠輿論。其可憑乎。以後諸營無械鬬刦奪者。豈非用嚴之效乎。善乎執事之言曰。非得有如李臨淮者。安可望其壁壘煥然一新。斯言可謂得其要矣。夫李臨淮固不可得。若以臺灣諸營視魏博。則尚不至此。雖有不法。一健將能吏足以定之。保無他也。且夫聚兵

一萬四千餘人之眾。遠涉重洋風濤之險。又有三年更換之煩。舊者未去。新者又至。其勢與長年本土者固殊。而營將能以恩威信待兵者。百不得一。又時方太平無事。終日嬉遊廛市。悍徤之氣無所洩。欲其無罵呌紛爭。少違犯禁令之事。不可得也。而巽懦無識者。既不能治。徒相告以驚怪。是可喟矣。

臺灣兵事第二書

前上書備言臺兵可無深憂。惟在統者得其人。能以簡嚴爲體。恩威信爲用。即無難治。說已詳矣。既又思之。此言爲將之畧。惟深明其意。而能變通行之者。乃足語此。非今日諸將兵者所知

也。不知此意。而偏執臺灣兵不足慮之言。以相詬病。非疑則駭矣。潁齋太守見瑩書。以聞於兵備孔公。索取閱之。謂太守曰。所言戍兵不敢叛。則有然矣。以爲不足慮。則吾不信。吾卽慮其潰矣。瑩在此落落。與孔公雖有通家誼。而不數見。不能爲道所以然者。惜乎孔公有憂世之心。而不識兵情。此難以口舌爭也。在臺灣者尚不能無疑。矧隔巨海。兵事豈能遙度。趙充國老將深謀。尤必親至塞上。指畫軍勢。可見古人不易言之也。請畢申其說。惟垂察焉。自古名將。非拔自行陣。則皆出身微賤。不矜細行。兵卒尤多無賴健兒。故能強悍勇敢。捐軀致敵。若皆循循規矩。

則其氣不揚。氣不揚則情中怯。雖衆將焉用之。壯士如虎。懦夫如羊。牽羊千頭。不能以當一虎之虓。何必費國家億萬金錢哉。明季邊事之壞。正由書生不知兵。撓軍情而失事機。雖有猛將勁卒。而不能用。一切以法繩之。未見敵人。其氣先沮。此壯士所以灰心。精銳所以挫折也。近時武人大都習爲文貌。棄戈矛而講應酬。以馴順溫柔取悅上官。文人學士尤喜之。以爲雅歌投壺之風。嗟乎。行陣之不習。技藝之不講。一聞礮聲。驚皇無措。雖有壺矢百萬。其能以投敵人哉。馴弱如此。不若粗猛。粗猛之甚。不過强梁。强梁即勇敢之資。善馭之猶可得

力。苟至馴弱則鞭之不能走矣且將卒者國之爪牙苟無威豈設兵之意。昔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謝罪。漢武報書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望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謝罪。豈朕之旨哉武帝此言。可謂知將略矣若夫差其過失小大施刑此乃軍吏之職非將略也。故郭汾陽岳忠武名將知禮者也然皆嘗犯有司法矣。科條繁細武人麤疎最易觸犯雖郭岳之賢猶且不免而以繩今之悍卒其能行乎不求所以訓練之方而惟悍不守法是慮吾故曰不識兵情也今不慮其叛。更慮其潰。夫兵則何爲而潰哉。古之潰兵者。或師老

而罷則潰或守險糧盡則潰或强敵猝驚則潰此皆非今之情勢也無故而潰四面重洋之阻潰將安往乎且班兵可慮不自今日始也其議自葉健菴中丞倡之中丞嘗任臺灣兵備深以班兵爲憂建議易更戍爲招募以語總督慶公不可後葉公罷去猶以未行其志爲憾今執事已洞知其說之不然矣而閩中執事者不悉情勢往往耳食其論甚者有言臺兵吾不能治他日有急惟自刎耳夫將校猶作此言文官則又何說宜其深惡而益懼之每見兵丁犯法輒張皇其辭以相告於是兵之勢愈張此文武衆官皆不能無責耳矣夫臺灣兵本無難治不咎治

之無法。而曰兵悍可慮。至爲自剄之言。亦可哂矣。獨惜臺灣巨萬健兒。皆爲
國家勁旅。坐誤於三五庸懦之將校。兵事尚可問耶。有將則兵精。無將則兵悍。自古不易民而治。於今豈易兵而治乎。故爲吏而曰民惡者。其人必非良吏。爲將而曰兵惡者。其人必非良將。雖然良將難矣。執法之不能。更何知將畧。瑩所力爭者。明戍兵可治。欲安衆心而釋羣疑。救其懦而壯其志。冀有振作耳。豈好爲是喋喋哉。必不得已。則姑爲救弊之法三。一曰小事勿問。大事勿赦。二曰定期練習。每月親考。三曰責成軍校。不得數易。夫

軍法嚴重、有事然後用之。時方太平、不可常用、然不可不使知之。若尋常易犯、及兵民交涉、宜分別治之。小事容之。大事必罪之、以其罪而不赦、蓋小事不容、則繁密而軍心不安。大事若赦、則無所忌。而法令不行、一寬一嚴、恩威並得矣。中樞政考訓練本有常期、弓馬器械、鎗牌陣圖、各有定法。今悉以為具文。條教雖明。遵行不力。此方今之大病也。宜嚴責總兵官下各營。每月由副將下親考一次、明著等差、牒上省治。視其優劣。分別賞罰、以勸懲之。如此營伍自肅、兵卒可收實效、亦免惰游滋事矣。至於班兵到臺、分營分汛。各有本管官、向以並無練習日期、兵士

任意出營他往。而各汎軍校不時更易。非以公過遷就處分。則揣量肥瘠以爲利藪者。故往往本管官不識頭目。更無論兵卒。前書所云。將不習校。校不習兵者此也。今宜分定營汎。責成本管官約束。使兵無妄出。軍校各守營汎。不得任意更易。總兵官隨時察其賢否勤惰。功過有所歸。而兵不難治矣。此三者至爲淺易。而力行之甚難。故必賴有賢能將也。廢弛已久。必有力言非宜。多方阻撓者。無爲所惑。即嚴劾以警。庶幾恩威著令可行。諺曰慈不掌兵。惟執事裁之。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閣下兩知晉江。賢能懋彰近移臺灣。實海外黎元之幸也。乃撝詞下逮。戚執謙沖諄然以此邑之張弛。施措之後先垂問。慚恧之餘轉增跼蹐。顧瑩於此邦有舊令尹必告之義。不敢自外謹竭所知瑩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體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又尤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淺深。酌量而用之。故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效一也。又聞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州而之臺灣。臺灣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為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灣人之為病與其好惡。容或有同

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今夫逞強而健鬬。輕死而重財者
泉州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擕蒲女妓頑童檳榔鴉片。日
寢食而死生之。泉州之所以爲俗也。臺灣人固兼有之。然而臺
灣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
有嘉應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衆焉。合數郡番漢之民而聚
處之則民難乎其爲民。一總兵。三副將。水陸十三營。爲督標。爲
撫標。爲水提標。爲汀邵。爲延建。爲長福烽火。爲興化。爲詔安雲
霄平和。爲金門同安。合九郡五十八營之兵而更戍之。則兵難
乎其爲兵。民與民不相能也。兵與兵不相能也。民與兵不相能

也。番與兵與民不相能也。其日錯處而生隙焉。勢不能免。則安撫調輯之者。難在和睦。臺之門戶。南路爲鹿耳門。北路爲鹿港。爲八里坌。此官所設也。非官設者。鳳山有東港打鼓。嘉義有笨港。彰化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吞霄後壠。竹塹大安。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艘絡繹。至於沿海僻靜。港汊紛歧。多可徑渡。不獨商賈負販之徒。來往不時。居處靡定。其內地游手無賴。及重罪逋逃者。蹤跡雜沓並至。有業者十無二三。地力人工。不足以養。羣相聚而爲盜賊。爲姦惡。則所以稽察而緝捕之者。難在周密。內地之民。聚族而居。衆者萬丁已耳。彼此相仇。牽於私鬪。

無敢倡為亂異者。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眾輒不下數十萬計。匪類相聚，至千百人則足以為亂。朱一貴、黃教、林爽文、陳錫宗、陳周全、蔡牽諸逆，後先倡亂，相距或三十年，或十餘年，雖不旋踵而滅，然殺官陷城，生民塗炭，兵火之慘，談者寒心。糜國家數十百萬之金錢，勞將帥累月經年之戰討，而後藏事。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其難在守常而知變。鳳山之民狡而很，嘉義、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漁，噶瑪蘭之民貧，惟臺灣附郡，幅員短狹，艋舺通商，户多殷實，其民稍為循良易治，

然逸則思淫。一唱百和。官有一善。則羣相入頌悅服。官一不善。則率詬誶而爲姦欺。故舉措設施。其難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藥之。則投劑必有其方矣。虛者補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導之。雖扁盧無以易此。夫子所謂與民同好惡者。非爲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既浮動而好事。非嚴重不足以鎮靖。鋤强除暴。信賞必罰之謂嚴。事有豫立。臨變不驚之謂重。威以震之。恩以結之。信以成之。大要盡於此矣。民惡盜賊。而我嚴緝捕。民惡匪徒。而我誅强橫。民惡獄訟。而我聽斷以勤。民惡株累。而我株連不事。其同民之惡也如此。

民好貿易。而我市廛不驚。民好樂業。而我閭閻不擾。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禮。民好貨財。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寬以容衆。驕作容姦。而有犯必懲。惠以養士。紳者總董。而非公不見。調和營伍。平心以臻浹洽。親接貧賤。廣問以達下情。防患於未萌。慎思以明決。文武同心。官民一體。則血脈自爾流通。百骸無所壅滯。尚何病之不治哉。

臺灣班兵議上

比聞大府檄下。議改臺灣班兵。召募土著。愚竊以爲過矣。臺灣自古海外荒服之地。明末鄭氏竊據。爲閩浙江南憂者數十年。

聖祖仁皇帝命將興師。克塽銜璧歸降。始入版圖。於今一百五十三載。設立重鎮。總攝師干。俾以專殺之典。為東南沿海數十郡外藩。日本荷蘭無敢窺伺者。臺灣之功也。臺澎一鎮。水陸十六營。額兵一萬四千六百五十有六。自督撫兩院水陸二提漳州汀州建甯福甯海壇金門六鎮。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協五十八營。抽撥更戍。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數十人。其到臺也。又分布散處。每內一營分臺營者十數。極多不過百人而已。匪特三年之中。分起輪班出營收營。紛紛點調之煩。配坐哨船。或商船。重洋風濤。歲有漂溺之患。而且戍臺之兵。既有兵籍。又

有眷兵歲費十數萬庾正供不少惜此。何所取而必爲之哉。蓋

嘗推原其故。竊見

列聖謨猷深遠。與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慮内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邊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家室。心懷首鼠。苟有失守。則相率以逃。暮楚朝秦。是其常態若用爲兵雖頻收不能與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瞻其家室。使之盡力疆埸。然後亡軀効命。臺灣海外孤懸。緩急勢難策應。民情浮動。易爲反側。然自朱一

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諸逆寇亂屢萌。卒無兵變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顯戮。不敢有異心也。前人猶慮其難制。分布散處錯雜相維。用意至爲深密。今若罷止班兵。改爲召募。則以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有不虞。彼先勾結。將帥無所把握。吾恐所憂甚大。不忍言矣。其不可一也。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勞勿任宴逸。自古名將。教習士卒。勞苦爲先。手執戈矛。身披重鎧。雖遇寒冬雨雪。盛夏炎蒸。而大敵當前。亦將整旅而進。苟平居習爲安逸。何能驅策爭先。故練技藝。習奔走。日行荆棘之叢。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體。暑可重衣。然後其兵可用。今營制

訓練各有常期。將弁操演。視同故事。惟班兵出營。約束煩難。且以數十處不相習之人。萃爲一營。彼此生疎。操演勢難畫一。將裨懼罰。即欲不時勤操演。有所不能。是於更換之中。即寓習勞之意。益以賢能將帥。講習訓練。斯成勁旅。若改爲召募。則日久安閒。有兵與無兵等。其不可二也。兵者猛士。以勇敢爲上。勝敗在於呼吸。膽氣練於平時。百戰之兵。所向無前者。膽氣壯故視敵輕也。古者名將敎士。或臥於崩崖之下。或置諸虎狼之窟。所以練其膽氣。使習陷危機而不懼。然後大勇可成。臺洋之涉。亦可謂危機矣。駭浪驚濤。茫無畔岸。巨風陡起。舵折桅欹。舟師散

髮而呼神。隣船漂流而破碎。大魚高於邱岳。性命輕於鴻毛。若此者班兵往來頻數。習而狎之。膽氣自倍。一旦衝鋒鏑冒矢石。庶不致畏葸而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即遇變故。亦往來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今若改爲召募。免其涉險。則恇怯性成。遇難望風先走。膽氣既無。鮮不潰敗。愛之適足以死之。甚非

國家所以養兵之意。其不可三也。以必不可易之制。而欲變更。是以臺地視同內地。毋乃於

列聖謨猷。前人美意。有未之深思者乎。然大府之所以議改者。

亦自有說請釋其疑可以無惑一曰節糜費閩省兵糈僅能支給自林陳蔡三逆軍興各府縣運穀赴臺積貯空其大半頻年買補尚缺額者十數萬石而臺灣每歲運穀不能時至各縣借動倉穀墊放兵米舊貯未滿又有新借各縣藉口不免虧空且臺灣新設艋舺一營兵米不敷支給是閩省倉儲頗形支絀若改班兵爲召募則內地眷米一項歲可省穀數萬數年之後不惟補足且有贏餘並可減運以給艋舺兵米此節糜費之說也殊不知內地儲倉並不虧於軍需而虧於官吏軍需既缺歷年採買不難報竣所慮者有採買之名無買穀之實及至交代輾

轉流抵。虛報存倉。至於臺穀。不過運期稍遲。雖則借墊。運到即還。何至虧空。若艋舺不敷兵米。臺地尚有別款可籌。何必貪節省之虛名。而悞百年之大計。二曰處游民。臺地口禁雖嚴。而港汊紛歧。自鹿耳門鹿港八里坌三正口外。南路則打鼓港東港大港喜樹仔。北路則笨港五條港大甲吞霄後龍中港大垵烏石港。其他私僻港口。不可勝紀。無業之民。偷渡日多。非遊聚市廛。則肆爲盜賊。捕治不勝其擾。若募爲兵。若輩有可資生。亦所以區處之道。此處游民之說也。不知召募之額有常。而游民之來無限。不爲兵者。又將何以處之。且若輩惰遊無根。小不遂意。

及或犯法。則逃去無所顧忌。若操之稍急。又鼓噪爲變。一旦姦民蠢動。此輩皆其逆黨矣。況臺地漳泉粵三籍。素分氣類。動輒械鬬。將弁帶兵彈壓。非彼之仇。即彼之黨。不更助之亂乎。其患無窮。不待智者而決矣。三曰免煩擾。臺灣班兵。三年抽換。往來絡繹。則有造冊移報之煩。缺額事故。則有補革案牘之煩。臺灣鹿港蚶江廈防四廳。配船候渡者無虛日。內五十八營。外十六營。收營出營者屬於途。且班滿出營之後。多不遵約束。紛紛滋事。帶兵員弁。既畏如虎狼。地方廳縣。更難於治問。若改爲召募。則諸弊皆清。此免煩擾之說也。不知文移案牘。不過書識之勞。

廳營紛紜。各有舊章可守。倘其出營滋事。一能吏足以安之。若慮煩擾。務求安便。此事簡民醇之區所宜講求。而非所以施於繁要。況海外重兵之事乎。然則由前三者。其害甚大。由後三者並無所利。吾不知議者何取。而輕改舊章也。夫老將言兵。計出萬全。忠臣謀國。期於久遠。事必權其利害。而利之所在。弊卽在焉。亦視其大小何如耳。班兵之制。於今一百餘年。推其弊不過如此。其利則保障全海。而改爲召募。則其害不可勝言。並無所利。可以決所從違矣。

班兵議下

班兵之不可易如此。則大府欲易之也。其憬明矣。吾聞大府入
覲。嘗面言事宜。已得
俞旨必有言之甚切者。此可揣而知也。以爲班兵不得力耳。朱
一貴之亂也。全臺陷矣。林爽文之亂也。南北路俱陷。不破者郡
城耳。陳周全之亂也。始陷鹿港。既陷彰化。蔡牽之亂也。始入艋
舺新莊。既陷鳳山。據洲仔尾。郡城受攻者三月。班兵不能滅賊。
皆賴義民之力。繼以大兵。而後殄滅。是爲班兵不得力之明驗。
噫此文武諸臣之罪也。班兵何與乎。臺灣地沃而民富。糖麻油
米之利。北至天津山海關。南至甯波上海。而內濟福州漳泉數

郡。民商之力既饒。守土者不免噬肥之意。太平日久。文恬武嬉。惟聲色宴樂是娛。不講訓練之方。不問民間疾苦。上下隔絕。百姓怨嗟。故使姦人伺隙生心。得以緣結爲亂。倉卒起事。文武官弁。猶在夢中。一責致亂之由。言之使人痛恨。後來者不知炯戒。久而漸忘。又有爽文之事。陳周全本陳光愛餘孽。誅之不盡。及彰化米貴。匪民肆搶。臺守馳往。僅擒治二十餘人。粉飾了事。又置周全不問。以致縱成大患。甫旋郡而難作。蔡牽大幫騷擾海上十餘年。以重利啗結岸上匪類。受僞旗者萬餘人。一旦揚帆直入。匪民內應。故得直薄郡城。此皆諸臣經略不足。於班兵何

尤。藉使不設班兵。當時已皆召募。能保無事耶。然吾聞朱一貴亂作。文員先載妻子走避澎湖。是以人心無主。總兵歐陽凱力戰死難。若林爽文初據嘉義。總兵柴大紀。一出而殲賊復城。陳周全別股賊首王快。攻斗六門。千總龍升騰以兵百人。敗賊千數。蔡逆攻臺澎湖。副將王得祿以水師兵六百人。破賊數萬於洲仔尾。不三年卒殲蔡逆。臺人至今猶能言之。則是班兵非不得力。顧用之何如耳。而欲改變舊制。豈理也哉。抑臺營今日有宜講者五事。一曰無事收藏器械。以肅營規。二曰演驗軍裝鎗炮。以求可用。三曰選取教師學習技藝。以備臨敵。四曰增設嘴

瑪蘭營兵。以資防守。五曰移駐北路副將。以重形勢。臺灣班兵器械。除礮位鉛藥外。皆由內地各兵配帶。因雜派各營。恐有遺失。向皆自行收管。不交弁備。然分類之習未除每口角細故彼此出械相鬬。將裨不及彈壓。已致傷人。雖屢加嚴懲此風不免。良由器械在手。易於逞凶故也。今宜定制。自入營點名之後。所有器械編號書名。交本營守備收入庫局。惟操演教習。差派出營。逐捕盜賊。按名散給。無事則皆繳收。不許執持。各汛距營稍遠。亦交千把總收管。如此則手無扶持。平時可免械鬬。而營規整肅矣。武備之用。利器為先。籐牌鳥鎗長矛半斬腰刀。在在必

須堅利。大小礮位。一發擊賊數十人。尤爲取勝要具。臺營軍裝。惟火藥硝磺由内地運給。自行煎煮。其餘皆由省局製造。委叅遊大員。解運赴臺。舊壞者收回繳省。嘗見刀刃脆薄不堪砍斫。每斬決囚犯。僅一再用而缺。籐牌甚小。圓圍不過三尺。籐牌尤輕薄。此僅利於操演時。騰舞輕便耳。若以臨敵。不足遮蔽矢口。鳥鎗尤短。不能及肩。安能中遠。至於礮位。鐵多未經熟鍊。又攙雜鉛砂。擲地稍重。兩耳即斷。火門又或欹斜。往往炸裂傷人。至於不敢演。武備若此。雖有健銳。亦難勝敵。向者出局交營。皆顧瞻情面。草率收受。貽悞軍情。莫此爲甚。今宜嚴定制度。務以厚

大堅利爲主。鎗礮必經委員當面演放。並由鎮道會驗。然後收營。否則駁回另造。且治工匠以應得之罪。如此則省局不敢偷減工料。委員不敢徇情解運。臺營不敢草率點收。而軍裝可期堅利矣。營制操演弓箭。鳥鎗藤牌刀矛各有用法。進退跳蕩。騰走擊刺。各有規矩。平時督撫提鎮較閱之時。皆按一定陣圖演習。此不過死法陳規。練其步伐耳。及至既遇敵衝鋒。則臨幾應變。惟以勇敢便捷整齊爲上。必使手與器調。器與心調。心與伍調。伍與弁調。弁與將調。然後千人一氣。衆志成城。無不克敵之理。每見市中無賴。皆有膂力相尚。一營之中。豈無嫻長技藝之

人。苟能留心拔取。使為衆兵教師。朝夕訓練。將裨親自董率。日省月試。考其優劣。能教十人以上者賞。百人以上者拔用。如此則人爭以技藝見長。勁旅可成。臨敵必能制勝矣。噶瑪蘭新開。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戰兵二百六十名。守兵一百四十名。歸艋舺水師遊擊管轄。所撥班兵。皆用上游四府。惟蘭境北至三貂。南至蘇澳。邊界橫亘百餘里。三面負山。口隘二十處。皆生番出沒之所。東臨大海。其內港則烏石加禮遠二口。自三月至八月。港道通暢。民人販載米石小船絡繹。外洋則蘇澳龜山雞籠洋面南風司令。每有匪船遊奕。防堵尤要。蘭地僻

遠。在臺灣極北山後。距郡十三日程。距淡水六日程。中隔三貂。大山徑窄溪深。極爲險阻。設有不虞。百人可以梗塞。今額兵裁四百名。分守汛防。未免單薄。須添設戰兵一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設都司大員統之。駐五圍城內。守備移駐頭圍。千總移駐三貂。更設在城千總一員。外委二員。始足以資彈壓。惟添兵卽須籌餉。竊見蘭營兵米餉銀。皆就蘭廳正供餘租支放。每歲銀穀皆有盈餘。穀約五千石。餘租番銀二千。今若抽撥戰守兵二百名添防。則歲增兵米七百二十石。不過用穀一千四百四十石。歲尚有餘穀矣。增設兵餉戰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餉銀一

兩四錢守兵八十名每名月餉銀一兩歲約用銀二千九百七十六兩都司全年俸薪馬乾養廉約銀四百四十九兩千總俸薪馬乾養廉銀一百九十二兩外委養廉銀三十六兩增設各兵加餉銀九百五十二兩耳凡共需銀四千六百餘兩蘭廳餘租一項頗有盈餘以給官弁養廉戍兵加餉足敷支給至此項額兵若再從內地抽撥似覺紛繁閱軍冊內臺郡城中駐城守參將一員兵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北路左營都司駐嘉義兵一千二百八十二名額兵頗多今若於城守及嘉義二營中酌量抽撥即可足額且無庸另籌餉銀眷米如此則蘭營兵力無單

弱之處。而防守更為周密矣。臺灣府治東南路至瑯嶠四百五十里。北路至蘇澳一千二百餘里。以形勢而論。南短北長。蘭境未闢。初設北路副將一員。中營都司一員。額兵一千二百三十八名。駐彰化城內。轄嘉義都司為北路左營。竹塹守備。額兵七百二十六名。為北路右營。艋舺新莊以上空虛。故嘉慶九年蔡逆從滬尾登岸。徑至新莊。後乃添設滬尾水師一營。駐遊擊一員。以艋舺營守備。陸路兵八百七名。及蘭營陸路守備。皆歸管轄。所以兩營陸路。皆轄於水師遊擊者。北路副將駐彰化。鞭長莫及。故為一時權宜之計耳。滬尾遊擊所轄洋面上自蘇澳。下

至大甲。八百餘里。中隔雞籠。須候南風。由雞籠至滬尾。及於大甲。須候北風。此一路淺澚最多。向爲匪船出沒之所。哨捕稽查。殊爲不易。今更統以陸路。實有顧此失彼之虞。一旦淡蘭有事。仍不得力。愚意不若以北路副將。移駐竹塹。改右營爲中營。抽撥彰化營額兵二百名。艋舺營額兵一百名。歸竹塹守備。加都司銜。隨同副將駐札。改彰化都司爲北路左營。改艋舺守備爲北路右營。同蘭營守備共四營。兵統歸副將管轄。其嘉義所轄駐左營都司。改歸郡中城守營叅將管轄。如此則北路副將中權淡水。南可以應彰化。北可以應艋舺噶瑪蘭。形勢始爲扼要。

郡城可無北顧之憂而艋舺水師遊擊惟盡心洋面以專責成水陸兩路皆可得力矣以上五條實爲目前臺灣之急務見諸施行必有實效然自古治法莫如治人苟守土之官平時廉正公明勤於政事不貪安逸吾知臺人必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雖有姦宄不敢萌心即萬一不虞而吾以有備之兵禦之再以子弟之民助之有不旦夕撲滅者未之有也又何致上厪
宸衷遠煩數萬大兵耗費無限之糧餉也哉

道光二年督撫以前臺道葉公言欲改班兵之制觀鎮軍疑不能決就瑩問策爲議上之鎮軍亟以爲然而葉公旋

擢閩撫面對猶及此事

上命與總督籌之三年趙文恪來督閩浙單見此議乃罷復採

其言於臺北營制有增改焉

籌議商運臺穀

閩省內地水陸官兵五十三營。與駐防旗兵不下十萬。歲征糧米。惟延平建甯邵武汀州興化五府。產米之區。給兵外尚有羨米。以濟他府。福州福甯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協濟猶不足。則半給折色。督標金廈漳鎮銅山雲霄龍巖南澳諸營。有全折者。雍正閒先後題請半支本色。於臺灣額征供粟內撥運。嗣又

增給戍臺兵眷米。亦以臺穀運給。於是臺灣歲運內地兵眷米穀。八萬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閏之年。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撫周學健奏定。分配商船運赴各倉。此商運臺穀所由來也。臺灣商船。皆漳泉富民所製。五十九年水災後。二府械鬭之風大熾。蔡牽騷擾海上。軍興幾二十年。漳泉之民益困。臺灣亦傲。百貨蕭條。海船遭風。艱於復製。而泛海之艘日稀。於是臺穀不能時至內地。兵糈孔亟。郡縣皆借展備貯。而倉儲空矣。商船大者。載貨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定製樑頭寬二丈以上者。配官穀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配官穀一百

三十石。每石給運腳銀六分六厘。初無所苦。既而運穀至倉官吏多所挑剔。而民貨一石水腳銀三錢至六錢不等。又商船自臺載貨至甯波上海膠州天津。遠者或至盛京。然後還閩往返經半年以上。官穀在船久。懼海氣蒸變。故臺地配穀。私皆易銀買貨。其返也亦折色交倉。不可。然後買穀以應官吏。挾持爲利。久之遂成陋規。於是內地有臺穀。廳縣皆賴以濟公。如江浙之漕焉。嘉慶十四年。總督方公維甸以臺穀積滯。奏開八里坌口。與鹿耳門鹿仔港一律配運。凡渡海漁船。樑頭寬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者。皆令配運三千石至八十餘石。然奸商詭譎。往往

減報樑頭巧爲規避官穀積滯如故十六年總督汪公志伊奏請專僱商船委文武大員至臺運穀十萬二十三年復僱運七萬先是彰化縣知縣楊桂森嘗建言請臺地改征折色奏停臺運省議不可姦民盧允霞者以健訟遣戍赦歸在鹿港聞之曰此奇貨也謂所善商人我能革陋規衆惑之以爲謀主乃設館抽各船户錢給允霞爲訟費然獨鹿港十數家其臺郡及泉廈衆商船不願也二十五年臺灣道葉公世倬至自鹿港受其詹愬以爲商果病也欲除其弊以卹商議罷商人配穀請製官船海運以語臺灣縣姚瑩瑩曰臺穀歲十萬石舟以二千爲率法

當用五十艘。一艘工料五千爲率。當費金二十五萬。旣有糧艘。必用弁兵管駕。並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數十人。歲費金又數萬。海舟駕駛三年。當一修。費又數萬。重洋風濤不測。一有沉失。則舟穀兩亾。是漕艘之外。又增國家一病也。不可行。葉公疑其有私。及爲巡撫。力持前說。未及改制。罷去。趙文恪與孫公爾準爲督撫。患商運不前。屬臺灣府方公傳穟籌之。傳穟以鹿港口門淤淺。商舟不前。道光四年採輿論。請開五條港。利商船。而是年方奉旨運米十四萬至天津。免配兵穀者六十艘。配運之船益少。傳

毯曰今雖極力疏通不足運本年之額計來歲積欠當十三萬以上勢必又需僱運然非善策也重洋險阻商船來往歲有漂沉平時配運止百餘石糖市倍之即失水責償爲數無多故行之可久若僱船專運每船奚止十倍設有不虞官商皆難著賠雖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時商本豐厚其船工料堅固近今商船薄小南北洋中沉碎者多民間買貨千石猶必分寄數船以防意外官穀豈可不加鄭重乎積穀十三萬用商船六七十艘廈坩二廳僱撥當爲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員及護送弁兵供應犒賞皆取諸四縣賠累已甚而內地

各倉既失商運之利則必多所挑駁非云穀雜糖沙則云斗斛不足紛紛檄行四縣補運此累之在官者也官穀運腳每石六分六釐較民貨水脚僅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爲率船戶僅得運脚銀一百餘兩不敷舵水飯食工資其船本及修整篷索桅椗之需皆於何出每逢催運衆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貼而船戶仍不免賠此累之在商者也臺灣三口來往商船只有此數既專運積穀則明年新穀必有短配是爲疏積欠反增新欠亦非計之得者況臺地近年米貴一聞催運民間米價必一時騰踴匪類藉以滋事是官商旣病而並以病民傳播之慮

惟有暫停新穀。折色支放兵食。盡配積穀。免催運而補倉儲。請飭下臺灣廳縣。查明欠運穀數。至本年止。實若干石。照舊配運。其道光五年新穀。令四縣盡數易銀。按中平市價。每一石易價番銀一元三角。分四季解至內地。福州廈防廳庫收貯。有穀廳縣領回。按月折放兵食。內地番銀一元。可易制錢八百餘文。以二穀一米計之。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錢二百文。其內外廳縣領解番銀脚費平水。即以商運例給之。脚費予之。俟積穀運竣。仍配新穀如舊。數年之後。再有積穀。亦可仿此而行。則永免催運之害。而臺灣之積穀可清。內地之倉儲可補矣。文恪公深然之。

水師提督許公松年力阻其議。適盧允霞入京師上控。求罷商運。事下督撫議。司道乃採楊桂森之說。停止商運。請臺地供粟。半收本色。以給臺營。半收折色。每穀一石。改征銀一兩二錢。以給內營。即全數劃抵臺灣兵餉。臺地免一領一解之煩。內地免解餉遭風之慮。每年又可省運脚銀六千餘兩。文恪公曰。閩省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臺郡產米之區。故令征收本色。運給內營兵食。原以臺地之有餘。濟內營之不足。今不令將本色運內濟兵。轉使改解折色。已失立法之本意。況臺府請暫停一年。改解折色。司道已慮米價昂貴。營員藉口。

若此後盡解折色。豈米價獨可無慮耶。臺郡各屬征收供粟。向無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議。暫解折色一年。猶屬一時通融之計。尚可由官酌辦。若改征半折。則臺民有穀之家較多。紛紛糶穀完銀。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更易舊章。未可草率。其再議之。於是臺灣道孔昭虔。臺灣府方傳穟。臺防同知杜紹祁。鹿港同知鄧傳安。淡水同知吳性誠。臺灣縣李慎彝。嘉義縣王衍慶會議。皆謂商運不可罷。臺民聞將改折大譁。紳士咸曰。民間完納正供。已百餘年。雖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時價之低昂。並無一定。若改征折色。每穀一石。

征銀一兩二錢。轉成定例。行之日久。勢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將來受累更深。且臺民市易。皆用番餅。並無紋銀。全賴每年兵餉。散布民間。紋番兩便。故錢價得平。若大餉永停。則紋銀斷絕。番餅增昂。必致民商兩困。大不便。時孫公亦以改折抵餉之說。密訪於傅總傳。總覆書曰。今之紛紛言商病者。皆務虛名。未計其實也。商船往來臺洋一次。販貨之獲利。與船戶之水腳。所得凡數千金。以數千石之船。僅運百餘石之官穀。復給以每石六分有奇之運價。

國家恤商。可謂厚矣。何病之有。所謂病者。有司之陋規耳。有國

法在。罪之可也。裁之可也。若改易舊章。設有他弊。又何以處之。自古無不弊之法。利之所在。弊即生焉。苟鑒於末流。遂并亡其本。是爲因噎廢食。烏可不之察乎。夫商船運穀。雖以養兵。其端亦原於正供。臺地產穀之區。頗艱銀貨。故昔人因地定賦。有供粟而無地丁。雖有勻丁雜稅。爲數無幾。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庶產穀不足。故以有易無。運臺穀以濟各郡之兵糈。發帑金以給全臺之兵餉。各得其所。民便之久矣。雖近時臺屬之正供。不無折收。內地之兵米。不無折放。船戶之運穀。不無折交。然名存法在。每有需穀之時。猶可立備。一經改制。則內地永無

得穀之期。臺地永無見銀之日。一旦實需其用反貴周章其不便者一。臺屬貿易俱用番餅。官民收用紋銀。皆仰給於臺餉給兵之後。散佈民間。舍此則海外紋銀斷絕矣。其不便者二。全臺兵餉。歲發銀二十一萬一千有奇。逢閏年發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又加餉銀六萬七千有奇。臺屬額征鹽課叛產官贓雜項錢糧捐款。盡數劃扣。歷年司中尚應發銀十四五萬有奇。今以通臺運穀折價。卽使年清無欠。裁十萬耳。不足抵大餉之數。設歲有歉收。民欠積累。則支絀立形。海外兵餉攸關。貽悞匪細。其不便者三。自古三代不廢力役之征。國有徵發。里出車徒。馬牛

惟所用唐定租庸調之法。史猶稱善。蓋軍國之需不能不資民力。匪特賴以濟事也。亦陰以維持上下。使民知趨事赴功尊君親上之義。故民安其分而忘其勞。今西北直省猶有車馬差徭。故其民情愿樸。而以奉公爲分所應爾。東南諸省民俗澆偷。一切便民。猶謗其上者。不知分與義也。海船無他徭役。官使往來。皆予僱值。獨過臺配載軍工。回棹配載運穀。此二事尚有奉公之意耳。然亦有水脚之給。雖稍賠貲。亦由船戶自圖巧利。爲口員胥吏之所挾持。遂成陋規。非無故而致也。若裁去運穀。則商船自此不識奉公之義。設一旦有意外之徵發。反相與嗟怨。以

爲不當役使之矣。履霜堅冰。由來有漸。其不便者四。盧允霞一無賴訟棍耳。昔嘗以唆訟擬遣。

恩赦歸。又盤踞鹿港。倡爲邪說。煽惑商民。假控革陋規之名。設立公館。每船抽費銀數十。是以姦民橫征暴斂也。各商船戶。惟泉郊數人。稍稍附之。餘皆已悟其姦。有赴廳控其假公斂費者。此前歲鄧丞所以往毀其館也。彼挾此恨。又爲衆船戶所歸尤。故冒死叩閽。以塞衆人之責。始因斂費而控陋規。繼則因陋規而條陳改制。是一姦民而敢恣橫議變亂

祖宗成法矣。雖停罷商運之議。啓自楊桂森。然桂森之議。昔已

不行。今則因盧允霞之控而行之。是姦民舞智。反優於邑令之建言也。此風一開。異時必有紛紛效尤。競議國政者。語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乃反在姦民。可乎。其未使者。五州縣親民之官。必使有力辦公。乃可不形竭蹶。臺穀之陋規。不但內地各屬賴之者多。即臺屬廳縣亦有折半征收之利。每穀一石。折收番銀二元。或一元八角。可當紋銀一兩四錢或二三錢。今使以半折抵給臺餉。則官無絲毫餘羨。而廳縣從此大困矣。海外經費無一不倍內地。幕友脩金歲常四五千金。捐賠之款。又一二千兩。廉俸無幾。何以供之。非盡爲入槖肥私

之計也。其不便者六。雖有廉吏亦必俾能自給。然後不侵閭鄉不朘民膏陋規既盡。勢必虧空倉庫否則詞訟案牘掊克
贓私民問受禍更烈。海外隱憂方自此深矣。其不便者七。夫病商之弊。其害猶小。若以便商之故。而病官與民因以病
國則其害甚鉅。古之爲政者。利均則權之以義害均則權之以
大小輕重。不可不謹也。
本朝制度寬大。一切便民。或因時損益。小有變通則可。若竟廢
前人之法。竊恐貽悔他時。書上。孫公納之。文恪公與傳鼐書曰
比閱陳議。所見正同。事關

國制不可不盡言也。然已違衆議。不能商運。傳穟所云運舊停新之策。亦遂置之。明年仍催運焉。傳穟復請為減運之法。曰比閱臺灣三口運穀冊數。每年積壓約二萬餘。若減運眷穀。則無積矣。眷穀者。非戍兵正糧也。每戍兵一名。月給眷穀一斗。歲運二萬六千餘石。各兵眷歷年米票。皆轉以賣錢。并不赴倉領米。莫如照臺穀平價。每米一石。抵予紋銀一兩。藩司於臺餉扣發。臺餉以折色納府。抵大餉焉。是時文恪公已去閩。省議雖暫行之。而未能奏咨。傳穟旋亦內渡矣。

籌建鹿耳門礮臺

道光三年七月。臺灣大風雨。鹿耳門內海沙驟長。變爲陸地。四年三月。總兵觀喜。署道方傳穟。署府鄧傳安。上議建礮臺於鹿耳門。其略曰。臺灣孤懸海外。屏障四省。郡城根本重地。設險預防。尤爲緊要。鹿耳門一口。百餘年來號稱天險者。蓋外洋至此。波濤浩瀚。不見口門。水底沙線橫亙。舟行一經擱淺。立時破碎。其中港門深僅丈餘。非插標乘潮不可出入。此險在外者也。口內出水。沙線二道。橫亙南北。爲其內戶。南線又名北線尾。大船入口。更易小船。循此線內東達。行二十里。過安平鎮。爲入郡咽喉。更東十里。然後達郡。北線又名海翁隙。其內可泊大船。自此

至岸。亦二十餘里。爲郡北之洲仔尾。及嘉義縣地。水深浪湧。舟不能近。無由登陸。此險之在內者也。往時偽鄭重兵皆守安平。恃鹿耳門之險。不爲設防。

王師平臺。乘潮一入。鄭氏面縛輸誠。朱逆之亂。郡城已陷。賊亦恃此門。不為設備。大兵再入。朱逆授首。我

朝定制臺協水師副將駐守安平。以防大港。而鹿耳門口。以水師中右兩營遊擊輪巡防守。嘉慶十年前鎮道議奏添善字號梭船三十隻。專守鹿耳門。可謂周密。然十二年蔡逆猶進鹿耳門。直薄郡城。則所謂天險者。果何如也。其時天設之險無恙。而

已如此。今則海道變遷。鹿耳門內形勢大異。上年七月風雨海沙驟長。當時但覺軍工廠一帶沙淤。廠中戰艦不能出入。乃十月以後。北自嘉義之會文溪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四十餘里。東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內十五六里。瀰漫浩瀚之區。忽爾水涸沙高。變爲陸埔。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不過咫尺。北線內深水二三里。卽係淺水。至埔約五六里。現際春水潮大水裁尺許。秋冬之後。可以褰衣而涉。自安平東望埔上魚市。如隔一溝。昔時郡內三郊商貨皆用小船自內海驟運至鹿耳門。今則轉由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日前

如此更數十年繼長增高恐鹿耳門即可登岸無事更過安平則向之所謂內險已無所據依北路空虛殊爲可慮非於鹿耳門對岸埔上建築礮臺守以偏師幾無屏幛矣康熙年間鹿耳門舊有礮臺其後不知何時傾失遂未再建考府縣誌自乾隆年間至今營制安平副將所轄中營礮臺七座蚊港汛四大港汛三左營礮臺七座安平鎮三笨港海豐港三林港鹿仔港各一右營礮臺五座在打鼓港而鹿耳門重地獨無礮臺之設僅中營有礮架八座右營有礮架七座爲守鹿耳門之用而已竊疑前人定制不應疎略推原其故蓋以鹿耳門口水勢浩漫說

者皆謂南北二線。海上浮沙易於陷沒。不能建設礮臺。亦無處可設營汛。故嘉慶十年。新議亦止添造梭船。然南線舊建天后宮。已百餘年。其左右文武二館。爲臺防同知。安平中右營員。稽查商船出入掛驗之所。至今未見淪陷。豈以之查驗商船則可。以之防禦外患則不可乎。人情喜逸惡勞。避難趨易。於此可見。況今昔形勢不同。宜爲百年之計。新長陸埔未久。潮長時海水猶不無漬溼。且地勢平闊。未有要隘。應俟三五年後民居漸稠。地土堅實。移安平右營於此。以當北路之衝。其鹿耳門南線天后宮。請先建築礮臺。圍以土堡。使巡防鹿耳門之兵。有所據依。

以堡衛兵。以兵衛礮臺。然後鹿耳門之險。庶乎可據。省議以道光元年甫有鹿耳門。不能建築礮臺之奏。未便歧異。更俟數年後議之。遂不果建。今存其說於此。以待來者。

東槎紀略

埔裏社紀略　　闕名

埔裏社者臺灣彰化縣之歸化番社也。其地在彰化東南山內。爲社二十有四。府志所載曰埔裏。曰決裏。曰毛啐。曰猫丹。曰社仔。曰木扣。曰木武郡。曰子黑。曰子希。曰倒咯。曰巒巒。曰田仔。曰猫蘭。曰田頭。曰思順。曰挽蘭。曰外斗截。曰水眉裏。曰內斗截。曰內眉裏。曰平來萬。曰致霧。曰哆咯嘟。曰福骨。凡二十四社。埔裏特其一耳。距縣治九十餘里。中隔大山。路徑崎曲難通。其入社之道有二。南路自水沙連沿觸口大溪東行。越獅仔頭山至集

集舖廣盛莊更越山東行十里至水裏社之柴圍又北越雞胸嶺芋蓁村竹仔林十五里而至水裏之頭社地頗平廣皆番墾成田甚熟更進八里則爲水社中有大潭廣可七八里潭中有小山名珠仔山番皆遶山而居番俗六考所謂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有一洞天者也潭之東岸爲剝骨社西岸則水裏本社其番頗饒裕善種田能織罽毯番皆白皙狡好府志稱之遶潭更北行逾山七里至貓蘭社又北五里至沈鹿地頗寬廣迤西復入山几十里谷口極狹幾於一丸可封最爲險要名曰徃口過此以北始爲埔裏大社地勢平闊周圍可三十餘里南

北有二溪。皆自內山出。南爲濁水溪源。北則烏溪源也。烏溪爲入社北路。自彰化縣東之北投北行過草鞋墩。至內木柵阿發埔。渡溪東北行至火燄山。下五里過大平林。入山十里。逾內龜洋。至外國勝埔。更渡溪而南二十五里至埔裏社。自水沙連入。可兩日程。北路爲近。然常有兇番出沒。人不敢行。故多從水沙連入。水沙連則番社之久輸貢賦者也。蓋埔裏乃界外番社。例禁越墾。故漢人圖墾。則假名於水沙連耳。相傳埔裏社更東北越山五日行。卽通噶瑪蘭。東南則奇來及秀姑蘭一帶。番俗六考云。水沙連番屬二十餘社。各依山築居。山谷巉巖。路徑崎嶇。

惟南北兩澗。沿岸堪往來。外通斗六門。竹腳藔。乃各社總路隘口通事築室居焉。余謂南北爲澗。卽觸口與烏溪也。斗六門爲嘉義所轄。距漳䑓水沙連頗遠。蓋萬斗六之訛耳。府志言康熙六十年。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六十一年。邑令孫魯多方招徠。示以兵威。賞以煙布銀。乃就撫。自後無聞焉。乾隆五十三年開屯。各社遴設屯丁。水裏埔裏二社。內有屯田一百餘甲。其番自耕田亦有百餘甲。未墾荒埔無數。嘉慶十九年。有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結嘉彰二邑民人陳大用郭百年。及臺府門丁黃里仁。貪其膏腴。假已故生番通事土目赴府言。積

欠番餉，番食無資，請將祖遺水裏埔裏二社埔地，踏界給漢人佃耕，知府某許之。大用隨出承墾，先完欠餉。約墾成代二社永納，餘給社衆糧食。倘地土肥沃，墾成田園甲數，仍請陞科，以裕國課。二十年春，遂給府示，飭彰化縣予照使墾，然未之詳報也。其受約者，僅水沙連番社而已。二十四社皆不知所為。郭百年既得示照，遂擁衆入山。先於水沙連界外社仔，墾番埔三百餘甲，由社仔侵入水裏社，再墾四百餘甲，復侵入沈鹿，築土圍，墾五百餘甲。三社番弱，莫敢較。已乃偽為貴官，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裏社，囊土為城，黃旗大書開墾。社番不服，相持月餘，乃

誅使番割。詐稱罷墾。官兵即日撤回。使壯番進山取鹿茸爲獻。乘其無備。大肆焚殺。生番男婦。逃入内後。聚族以嚎者半月。得番串鼻熟牛數百。未串鼻野牛數千。粟數百石。器物無數。聞社中風俗。番死以物殉葬。乃發掘番塚百餘。每塚得鎗刀各一。既奪其地。築土圍十三。木城一。益召田墾。衆番無歸。走依眉社赤崁而居。先是漢番相持。鎮道微有所聞。使人偵之。皆還報曰。野番自與社番鬬耳。社番不諳耕作。日食無資。漢佃代墾。以充糧食。又人寡弱。倚漢爲援故助之。所殺者野番也。二十一年冬。武鎮軍隆阿巡閱臺北。悉其事。嚴詰之。於是彰化縣令吳性誠請

諭墾户。驅逐衆佃出山。而奸民恃臺府亦不遵。有希府中指者。言漢佃萬餘。所費工資甚鉅。已成田園。一旦逐之。恐滋變。性誠上言曰。埔地逼近內山。道路叢雜。深林密菁。一經准墾。人集日多。竊恐命盜凶犯。從而潛跡。若招集亡命。肆行無忌。奈何。且此埔素為生番打鹿之場。即開墾後。明定界址。而姦貪無厭。久必漸次私越。雖番性愚蠢。而凶悍異常。一旦棲身無所。勢必鋌而走險。大啓邊衅。不若乘未深入。全驅出山。尚可消患未萌。鎮道深納其言。飭臺府撤還。二十二年六月。傳諸人至郡會訊。予郭百年以枷杖。其餘宥之。署鹿港同知張儀盛。彰化縣知縣吳性

誠。呂志恆赴沈鹿拆毀土城水埔二社。耕佃盡撤。生番始各歸社。集集烏溪二口。各立禁碑。然二十四社自是大衰。漢人稍稍復入社。仔社番被逐。并入頭社。猫蘭并入水裏社。而哆咯啷福骨二社。與沙里興爲隣。混入兇番眉裏致霧安里萬三社。亦暗通兇番以自固。埔裏人少。雖與水裏和睦。而不能救援。甚自危。道光三年。遂有萬斗六社革通事田成發。詭與埔社番謀。招外社熟番爲衛。給以荒埔墾種。埔社聽之。田成發乃結北投社革屯弁乃猫詩。革通事余猫尉。招附近熟番。潛往復墾。而漢人陰持其後。俟熟番墾成。潤入爲侵佔之計。先是成發之黨。嘗與水

沙連社丁首蕭長發有隙。長發乃首破其謀。道光三年九月。鹿港同知鄧傳安會營入埔裏社察之。越壘熟番聞聲先循撫諭社衆而還。然傳安頗有開設之議。又有流寓紹興人馬義士者。至福州誘商人林志通謀爲業戶。趙文恪公以問前臺灣縣姚瑩。瑩曰臺灣生齒日繁。遊手甚衆。山前無曠土矣。番弱勢不能有其地。不及百年。山後將全入版圖。不獨水埔二社也。然會有其時。今則尚未可耳。四年五月。孫公至臺欲議其事。傳安力言其地膏腴。山川秀美。孫公意動。欲如噶瑪蘭故事。以問臺灣知府方傳穟。時姚瑩在臺。傳穟訪焉。瑩曰必欲開二社者。有要略

八事君其言之傳聞其畧云何瑩曰往者噶瑪蘭之開也乾隆年間即有民人潛往嘉慶元年吳沙率衆佃入山佔奪攻殺凡十餘年楊廷理往開時大局已定故衆社番獻納輿圖設官經理然委員督墾之初東勢社番亦尚相持强而後可今埔社開墾之民已驅逐出山社番并未輸誠歸納前此漢人焚殺夙怨未忘今往開墾必先和睦番情其要一也番漢言語不通和番須用通事而通事多即姦人彼不以

國家安撫為辭而以危詞恫喝社番畏而從命心實不甘設有異謀殊傷

國體。況開設之初。番漢交涉事多。小故鬬毆。皆足釀亂。通事必求良善。其要二也。水社在外。如社仔沈鹿諸地。已爲漢人佔墾者無論矣。埔社周圍數十里。其中社番自墾成田者。不過十之一二。餘皆荒埔。今外社熟番往墾者。不過二百餘人。官墾則招佃。約用巨萬。將以何者爲番田。何者爲官佃。官課番租。不可淆混。其要三也。社東北沿山各社。即非埔裏之地。其內徃諸處。是否并闢。或以山爲界。其山外通噶瑪蘭及奇來秀姑蘭諸處。開設後不無民人私越。往來其中。界址作何關閉。其要四也。前此漢民往墾。各有頭人承領墾照。其意在充業戶。此時必仍萌故

智。業戶之設。其弊無窮。初不過十餘人出名領照。各爲自出工貲募佃。實即鳩合朋充。私相契約。及墾成報官。勘丈甲若干。四至何所。業戶一入界內。易於隱匿。賦定之後。遇水旱偏災。可任意影射。且徵收租課。戶止一名。欠帑十萬。一有破敗。更換爲難。不若官自召佃。永除業戶之名。此前守楊廷理所以力破業戶之議也。然奸人鳩資謀充。其利甚大。不惜賄賂。以求必得。則倡爲邪說。以惑上聽。惟奸計不行。然後民佃乃可相安。其要五也。地方數十里。墾田數千甲。用佃多者殆將萬人。紛紛烏合。苟無頭人經理。不但無從約束。且土本何出。昔蘭人之法。合數十

佃爲一結。通力合作。以曉事而貲多者爲之首。名曰小結首。合數十小結中舉一富强有力。公正服衆者。爲之首。名曰大結首。有事官以問之大結首。大結首以問之小結首。然後有條不紊。視其人多寡授以地。墾成衆佃公分。人得地若干甲。而結首倍之。或數倍之。視其資力。今開埔社。亦當略仿此意行之。庶乎其可。其要六也。噶瑪蘭地南北葢百餘里。幷山計之。幾於二百。東西腹內。亦四五十里。不足置縣。故設一廳。今埔社方三十餘里耳。幷水社山埔計之。或百餘里。似不足爲一廳縣。然其地在萬山中。南自集集舖。北自烏溪兩路入山。皆極迂險。內逼兇番。後

通噶瑪蘭奇來諸處。蓋全臺之要領。前後山海之關鍵。形勢天成。去彰化縣城遼遠。非佐雜微員所能鎮撫。不得不略如歷縣之制。文武職官。廉俸兵餉。作何籌給。不可不爲計及。其要七也。田園日闢。生聚日多。不特商賈貨販通行。即所產米穀民食。必須出山糶糴。其南路由硅口進水社。山嶺重峻。勢不可行。惟北路烏溪水道可通。而溪水上流頗淺。亂石巉岏。亦當開通以便舟楫。其要八也。以上八事。乃開設之大綱。其餘細務。猶在所後。經理之人。非才識足以幹事。操守足以信衆。不可。傳發陳其議孫公見而難之。時吳性誠爲淡水同知。呂志恒爲噶瑪蘭通判。

傳穠更集衆議。性議志恒皆以爲禁之便。傳安不能執前說也。亦以爲當禁。傳穠乃採衆議。詳請禁之如故。

論曰臺灣本海外島夷。不賓中國。自鄭氏驅除。狉獉始闢。入籍時止三縣。半線以北。康熙之末。猶番土也。朱逆既平。乃增設彰化。設淡廳。遂極其北境。至於雞籠山前之地盡矣。然南北袤不過一千二百餘里。嘉彰最中。腹內自山至海。寬乃百餘里耳。入內供粟。歲不過十萬。而兵餉給外者倍之。其不能利益國家明矣。嘉慶中又開噶瑪蘭。遂及山後。增幅員百里。論者皆以形勢爲言。夫

聖德遐被。八荒皆我外藩。鴻圖式廓。遠邁隆古。乃侈言滄海之一舟。大國之一星。豈非陋耶。若夫雕題裸體之民。言語不通。蹲伏深山。墾耕自給。沒世不敢出山一步。然猶慕化充乜。則是我朝之赤子。較諸漢奸不法者。奚翅十倍。此土牛立界。所以嚴申厲禁。誠仁之至也。有司守此邊陲。不以宣播德威爲務。乃任彼私人交通豪猾。違禁開邊。且肆其凶殘。暴其枯骨。所當駢首境上。以昭烱戒。而慰番黎。乃復隱忍逾年。越墾之誥。發自鎮臣。斯時猶有阿意庇姦爲依違之說者。而非邑令抗爭。鎮道明決。則姦人之計仍行矣。卒之投鼠忌器。曲赦有罪。使

國禁不申。番冤莫理。政刑之失。孰甚於此者哉。火炎不烈。厲禁益虛。於是奸人故智復萌。不及數年。而水社之穀。復歸漢佃。番愚不知訟訴。番衆日衰。外逼凶番。內懼漢逼。不得已而從姦人之謀。欲引外番自衛。漢奸更從而躡其後。養虎揖盜。其事益愚。其情益可憫矣。鄧公深入內山。窮履生番之境。可謂壯甚。而水社之山川秀美。埔社之地土沃饒。言次猶津津稱之。且以番黎拙於治田。不能深耕灌溉爲惜。自余觀之。喜功利者。貪壤地之膏腴。懼開邊者。守土牛之虛禁。此皆見止一隅。未深討久安之策也。水埔二十四社。自雍正乾隆間。卽稱沃衍。惟時番族猶盛。

足以自固。漢人不知虛實。無敢深入。且臺灣開闢未久。地利有餘。今山前無隙土矣。舊族日滋。新來不已。無業可執。則有三種莠民。一輿夫。千百為羣。動與兵鬬。二赤棍。結黨立會。散處市廛。三盜賊。竊刦頻聞。誅之不盡。此全臺之大患也。不為區處。臺灣未可言安。則曠土之開。云胡得已。漢人蕃衍。丁口已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社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匪惟貧削。實亦丁衰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數焉。其不能自固者。不僅水埔二社也。勢既寡弱。則奸民欺凌益甚。況頻年深入。虛實周知。即外社熟番。亦垂涎至矣。雖有明禁。而趨利忘生。旋驅復入。昔者殺番擄掠。其首

惡既釋不誅。今茲負耒而來。安能遂置重典。一再寬宥。禁碑尚可恃乎。既不能禁。不但番社被逼。有走險之虞。抑且地形險阻。設有巨奸招聚亡命。即林爽文之大里杙也。其患可勝言哉。則安撫之道。又不可不講矣。

沿邊各隘

噶瑪蘭地勢。東面海。西南北三面皆山。所在生番出沒。自設官後。沿山次第設隘。以壯丁守之。二十一二年間。猶有生番逸出殺人。今則防堵益密。林木伐平。沿山皆成隘田。而居民安堵矣。自三貂入噶瑪蘭首境。為遠望坑。民壯寮在焉。始用以開道。繼

以護送行人、過遠望而南爲大里簡。設民壯寮與遠望同。

自大里簡以南、乃沿山設隘。各有田園數千甲以爲口糧、曰梗枋

烏石港　金面山　白石　湯圍　柴圍　三圍　四圍一結

四圍二結　四圍三結　旱溪又名枕頭山　大湖　叭哩沙喃、

鹿埔　清水溝　崩山　員山莊　馬賽　施八坑新設　以上隘地十九所。北自梗枋。南至施八坑、不過棄界外數百甲之地。免其陞科。隘丁貪利。盡力守之。而蘭民無番患焉、

施八坑

嘉慶十七年。民人林朝宗等。請墾蘇澳施八坑。通判翟淦遣役李泉往偵之。回報云。查施八坑。乃由東勢山尾過山盤崙始至其處。西南北俱叠山茂林。惟有一坑。形勢甚狹。坑首西連叭哩沙喃生番社。坑口東出蘇澳港。乃生番出沒隘口。該地離東勢馬鞍山草山。及議設南關之地。約五六里。阻隔山崙。本生番地界。不與三籍應分埔地毘連。前有民人陳金鄭觀鳳。在彼欲求設隘開墾。奉批不准。已經棄置。至於坑頭水堀。皆生番巢穴。尚有埔地若干。不能窮究。查蘭地自入版圖以來。東勢一帶民番。屢被生番殺。南風甚發之時。又常有匪船寄泊澳內伺剞。易於

藏姦。實屬要地。去城窵遠。最難防禦。似可就地設隘把守。內禦生番逸出。外護居民樵採。如遇匪船寄泊。亦可隨時飛報防守。以杜奸民私墾藏姦之念。似於地方實有裨益。淦未及許。其後稍爲泉籍民人私墾。道光元年。聚居已三百餘人。署通判姚瑩請查造丁冊。籍其田畝。以爲隘地。未竣而去。